

[科幻、末世] 《破甲》

作者: 阿雀

Powered by [紙言](#)

1. 追逐

荒蕪, 蒼涼。

以上是2143年的地球的兩個最佳形容詞。

五十年前,
無數耀眼的核子之火差不多將地表之上所有的東西都燒成灰燼。剩下的只是看不見盡頭的黃沙、厚重得不太透光的核雲、顏色泛綠的海洋、曾證明文明存在的殘破建築。

還有毀滅這曾經美麗的星球的罪人 - 仍在苟延殘喘的人類。

可真是一個天大的諷刺。無辜的生物死物都隨爆風而逝, 而最應該從地表之上劃去的卻沒有消失。

此刻, 大荒地之上, 一群人正在上演一套追逐戰。

黃沙被風刮起、風被機甲刮起。

戰鬥機甲, 從五十年前的世界留下來的遺物之一。看過Iron Man嗎? 機甲就是類似的東西, 當然造型沒有那麼拉風, 也飛不上太空, 但是實用性可卻遠遠的超出了電影內的一件。

在黃沙之中, 大地之上, 四件泥黃色的機甲在前, 在逃; 一件灰色的機甲跟在後, 在追。
聽起來這的確是很不正常, 但是看起來卻是正常極了。

因為瞎子也可以看出來, 『灰色機甲』的技術比『黃色機甲』們高上太多了。

其中一個『黃色機甲』似是受不了四個人被一個人追著跑的感覺, 毅然轉身, 雙手中的機槍齊射。12.5mm的子彈在空氣中劃過, 高溫刷出一道道橙色的流光, 似是死神的化身直奔向『灰色機甲』。

可惜, 『灰色機甲』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死神。

面對鋪天蓋地而來的鉛塊, 『灰色機甲』輕易以的一個橫移化解這場兇險。

被打不還手, 可不是他的哲學。

『灰色機甲』抬起手中的一柄足有兩米長的步槍, 幾乎是不用瞄準、隨心的扣下扳機!

槍聲如雷!

『灰色機甲』頓時的慢了一慢, 拿槍的雙手也直指半天!

這是何等可怕的後座力! 在高速移動中的數噸重的機甲也可以阻上一阻!

相應的,子彈獲得了無與倫比的速度,在那反擊的『黃色機甲』上證明了 $F=MA$ 這物理公式的真確性!

特製的穿甲彈輕易的撕裂機甲,橫蠻的力量把『黃色機甲』硬生生的扯成兩段!

不自然扭曲的合金裝甲跟開花的彈頭擦出燦爛的花火,將漫天飛舞的鮮血照出妖艷的赤紅!

四周彷彿光了一點,但很快的暗淡下來。

殘屍回歸大地,再次激起剛落地的黃沙。

那個『黃色機甲』的犧牲給他的同伴賺來寶貴的時間。其他三人迅速的躲進不遠處的一個廢墟之中,暫失蹤影。

『灰色機甲』沒有冒進,在廢墟之外徘徊遊蕩,仔細的觀察內裡的動靜。剩餘的『黃色機甲』似乎鐵了心在裡面等待,無論『灰色機甲』如何故意露出破綻,最後甚至站在原地一動不動,那三人都忍住了手。

是在等支援吧。

『灰色機甲』想。

好吧,別人不來,便自己送上門去吧。

『灰色機甲』把他的步槍小心翼翼的放在地上,仿佛就是他的情人一樣。然後他拔出了扣在腰間的兩柄手槍,慢慢的向廢墟開進去。

沿途機甲將身上不必要的負重都丟在地上,為待會可能的近戰作好準備。

厚重的核雲好不容易的掀開一個角落,好讓人類見識午後陽光該有的樣子。

光明掃過廢墟外的彈坑、掃過曾擎天的摩天大樓、掃過佈滿鐵鏽的廢車、掃過立在廢墟中心的『灰色機甲』。

卻遺漏了躲在暗處的三人。

「喂,我說,你們再躲也沒有用啊。」

沒趣的『灰色機甲』說:

「反正早晚也是一個死,為什麼不死得轟轟烈烈的?像個縮頭烏龜似的,你們對得起左臂上的風雷徽章嗎?」

他的目光穿越了頭盔,也似是穿越了一切的掩護物。

「還是不出來嗎?算了,也應該。畢竟螻蛄也尚且偷生,更何況是螞蟻也不如的生物。」

這樣也還沉得住氣嗎?

『灰色機甲』開始頭痛了。激將法可不是他的強項，何況對一般的小混混，以上幾句已經足夠使他們冒火三丈奮不顧身衝前自殺。

果然是『暴風軍團』的人呀。

好吧，最後一句，那也不行的話便主動出擊好了。

「對了，你們也知道，要不被我殺掉的最好方法是什麼吧？」

他頓了一頓。

「就是殺了自己！不過，你們如果你們有自殺的勇氣，也早已出來送死了，三隻比老鼠還低等的生物。」

「你閉嘴！」一個年青的聲音暴喝。

大魚上釣！

『灰色機甲』的電腦立即運算出聲音的來源，他亦是第一時間向那裡扣下了扳機！

『砰』！

碎石紛飛！

那青年的黃色機甲露了出來！

『灰色機甲』不加思索，立即連扣扳機，掩體就在金屬顆粒的撞擊之下快速崩壞！

大禍臨頭的青年荒亂閃出掩體，想轉移到不遠處另一廢墟之內。以他身上機甲的速度，這最多也只是一秒半秒內的事情，縱使那短時間內他會暴露在火線之上，但又有多少人能捕捉那一瞬間？

思路是正確，但他還是錯了。

他的對手，就是為數不多，能緊緊抓住時機的人！

早在開槍的同時，『灰色機甲』的噴射器已猛然發動，高速衝向那青年！在他才閃出掩體的瞬間已經衝到他的前面，手中雙槍不斷發射，子彈在慣性的加持下威力更為強勁，就像是一個大錘連續的打在青年的機甲的關節之上，所有機甲最脆弱的一環！每一粒子彈也使合金裝甲恐怖的陷了進去，然後貫穿！不出數槍，青年便已四肢噴血，無力倒下。

但還沒有死。

『灰色機甲』知道，卻沒有空去補刀。

因為另一個『黃色機甲』已經殺了出來拯救他的同伴！

他應該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戰士。他手中的機槍瘋狂的向『灰色機甲』傾瀉憤怒，絲毫沒有瞄準，這理所當然的對『灰色機甲』造不了太大的傷害。

可是他不在乎, 他的目的不過是要使他的動作慢下來。機槍之下的電鋸才是他的王牌!

一瞬間, 噴射器全開的他已經衝到『灰色機甲』之前! 下一秒, 在怒吼的電鋸定能將『灰色機甲』鋸開! 他已經能夠幻想到那感覺, 就跟以往十數個死在此招之下的人沒有兩樣!

不過『灰色機甲』可不是這麼容易就會被殺死的人!

千鈞一髮間, 他立即做了判斷。機甲及時仰天倒下, 勉強的閃開了電鋸攔腰之禍。同時 他雙手都丟了手槍, 左手捉住那『黃色機甲』的腳, 右手緊握一根從地上伸出的金屬柱!

『吱』!

刺耳的金屬拉扯聲和警報聲充塞了整件機甲, 而『灰色機甲』也似是會隨時被扯開兩片, 不過經特殊強化的金屬支架還是勉強的挺了下來。但是『黃色機甲』的駕駛員可沒有這麼幸運, 他整條左腳也被撕了下來, 而機甲本身的慣性使他飛出了好一陣子才跌在地上, 拖出一條觸目驚心的血路。

『灰色機甲』無視電腦合成的警告聲, 立即翻身站起搜索第三人的位置。那第三人的機甲沒有武器, 手上只有一個黑色的金屬盒子。要擊倒『灰色機甲』, 他唯一有機會取得的武器只有『灰色機甲』之前放在地上的步槍。

那也是他除了逃外唯一的選擇。

步槍就在十數米處時, 第三人立即把盒子丟到地上, 雙手伸前準備找起那步槍。

不過, 那是錯的選擇。

『轟隆』!!!

機甲的重量觸發了『灰色機甲』預先埋下的反裝甲地雷, 第三人突然的被炸至半空之上, 雙腳齊根而斷! 半秒後他才從天上落下, 重重的摔在步槍之旁。

雖然變故驟生而且身受重傷, 但是他的反應仍是出奇的快而清醒, 勉力伸手找起步槍指向高速衝來的『灰色機甲』, 毫不猶豫的扣下扳機!

『噠』

第三人難以置信的看著手中步槍, 再扣一次扳機。

『噠』

「省時間想遺言吧。你以為我會大方得隨隨便便把『勝利』放在地上嗎?」

『灰色機甲』站在第三人的身前,用黑漆漆的槍管指著他。

當然不會。

第三人無限懊惱的醒覺。

『勝利』反器材狙擊槍,傳說中的名器。在這武力等於一切的時代,這一枝步槍的價錢足以養起一個小型軍團。沒有做好足夠的防禦措施,誰也不會胡亂的丟在一旁。這道理就跟不會無緣無故在地上拾到金塊一樣。

第三人慢慢的脫下臉罩,目光從『灰色機甲』臉頰擦過,望向天空的雙眼中有一鼓難以形容、不屬將死之人的色彩。

『灰色機甲』沒有說話,只默默看著,看著。

很快,色彩從第三人的眼睛之中消失。而斷腿處的血亦已不再流。

『灰色機甲』拾起他的步槍和盒子,回頭送了廢墟的兩個傷殘人仕上路。

又一陣強風吹起了遍地黃沙。

『灰色機甲』帶著他的任務物品,拖著疲憊的身軀,在滾滾黃沙之中消失無蹤。

2. 交易

盒子打開了。

內裡是無數的文件、一部舊式電腦、還有一張藍色的磁卡，都跟本故事無關。

黑衣人滿意的點點頭，把盒子細心關上，然後滿意的看著在他對座的男人。

「不錯，『銀狼』...不，現在應該改稱你為『灰狼』比較貼切吧。」黑衣人開玩笑道。

男人瞄瞄他放在外面的『灰色機甲』，無奈的苦笑。雖然這部機甲也不差，但他還是懷念那銀得耀目的機甲，還有與它經歷過的種種往事。

好吧，或許不是全部往事都值得懷念，但總比不堪回首的多上那麼一點點吧。

而那銀狼機甲現在早已經變成碎片，剩下的零件都變成別人的機甲的一部份。它現在應該已不再是銀色，可能是另一種更鮮艷的顏色吧。

「這是你應得的報酬。」黑衣人一彈手指，將男人的注意力牽回；他身後年青的光頭大漢立即把手中的公事包放到桌上。

『啪』的一聲，聲起來沉甸甸的。

男人急不及待的打開公事包，內裡有一半是紙幣，另一半是三塊電池，上面的放射性標籤依舊鮮豔如戰前。

他急不及待的點算，卻發現了數目不乎！

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多了許多！

這只代表了一件事。

他嘆了一口氣，問：「說吧，又有什麼工作。」

「阿爾法基地。」黑衣人唸出一個名字。

全屋沉默。

男人毫不猶豫的把多出的鈔票倒在桌上，蓋上公事包站起轉身走向門。

「伊甸園的居住權。」

男人停住了腳步。

「我給你重新弄回伊甸園的居住權。」黑衣人說。

「不可能。」男人回頭看著他。

「沒有不可能。」黑衣人直直的看着男人的眼底:「我們合作了這麼久, 你不會還猜不出我們的身份吧?」

「即使你們是舊政府的人...」

「麥斯·克連, 生於伊甸園, 長於伊甸園。八年前, 也是十六歲那年殺死了姦殺自己初戀情人的市長兒子被處死刑。及後成功越獄, 之後一直在大荒地之中遊蕩, 當起自由傭兵, 外號『銀狼』。兩年前的失敗任務中不知因何失去了賴以成名的NGA-13『銀狼』機甲, 轉用PA-5R『鎖子甲』, 也跟優...」

麥斯拍拍手打斷黑衣人:「資料搜集做得不錯。不過, 跟居住權有什麼關係?」

「再告訴你一件事吧, 你老媽病危, 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黑衣人身體靠前, 表情認真。

「不好笑。」麥斯冷冷的看著他說。

黑衣人再一次彈手指, 光頭大漢不知從那裡拿出一份文件丟在桌上, 上面印著伊甸園國家醫院。

「你自己看。」

麥斯拿起來一翻, 臉色劇變! 曾經為伊甸園醫院管理局當了幾年暑期工的他十分確定手上的文件並不是偽造, 真的由伊甸園裡拿出來的文件。

「你也知道, 你是闖不過伊甸園的防衛線的。在你還有銀狼機甲時是如此, 現在用一部普通的破甲更沒可能, 所以別幹傻事。」

黑衣人的語氣軟了下來:「相信我們, 去阿爾法基地跑一趟, 我們給你弄來居住權去和家人團聚, 見她最後一面。」

麥斯盯了黑衣人一眼, 嘆一口氣, 重新坐下。

「目標?」

「根據我們的情報, 在基地的核心區域有一件最先進機甲, 你要做的就是把它運出來, 僅此而已。」

「我一個人可不行。」麥斯說。

「當然, 我們亦會派出擾敵部隊, 而你可以找自己的同伴, 但不可多於三個。人越多, 越容易泄密。」

「泄密?」

「對, 我們知道有數個軍團亦同時得到了這情報, 當中包括『暴風軍團』。但是他們都不知道準備的地方是在阿爾法基地。」

「噢, 謝謝。」麥斯幾近呻吟的說。

「還有什麼要問？」

「為什麼那機甲是如此重要？就算它再強悍，在數百柄機槍前不也像是紙糊一樣？」

「這可不能透露了。我只能說它真的十分重要。」黑衣人神秘的笑。

「另一個問題，為什麼是我？你們自己沒有辦這裡事的特種部隊嗎？你們就不怕我私吞了那機甲嗎？」麥斯問。

「因為，老實說，你比我們的人強。而對你們個體戶來說，那機甲不過是一個負累。」

黑衣人的意思他明白。要是知道了機甲在他手上，恐怕政府還有數個軍團都會想要他的命。當然，大前提是『它真的十分重要』。

「但是，為了保障我方的權利，我們會派人跟著你。」

黑衣人又彈響指。這一次光頭大漢沒有再拿出什麼，而是自己踏前一步。

「我沒有拒絕的權利，是吧？」

「很遺憾。」黑衣人點點頭：「看開點，他是今屆軍校的精英，會帶路，也能殺人。對任務有什麼問題也可以問他。」

「精英嗎？」麥斯看看那大漢一眼，給了一個眼色示意他跟上，然後便自顧自提著公事包出去了。

3. 戰友

天堂鎮是一個在大荒地中的鎮，並不小。事實上，它是一個重要的市集，方圓數百里的小鎮居民每天都把貨物運到這裡來賺點生活費，改善連狗也不如的生活質素。

出於不想太過注目關係，麥斯和柯士甸，也就是光頭大漢，在城外脫下機甲藏好，收在一個隱閉的位置。雖然所有機甲都有基因鎖，但是不代表就不會被偷去，一輛有吊臂的貨車便可達到目的，所以還是小心一點好。

現在已經是晚上，主要市場上的人流大都散得乾乾淨淨，但不代表這裡已經回歸平靜。相反的，精彩的夜生活正要開始。

紅燈區裡最不缺的就是打扮庸俗的流鶯和爛醉如泥的混混，滿滿的塞滿整條大街。人流不斷進出路邊左右的酒吧，獨身進兩人出，吵吵鬧鬧好不熱鬧，為增加人口、人類再復興提供了莫大的貢獻。當然，也有不少一夜銷魂後的副產品在若干年後成為沒用的人型垃圾，浪費已經稀有的資源。

「你究竟來這裡幹什麼？」柯士甸跟在麥斯的身後，臉無表情的問。

「找人。」麥斯看了街盡頭最多人群聚集的酒吧一眼，嘆了口氣搖頭，轉到一間叫作『碎夢』的酒吧前，開門走了進去。

出乎意料的，這酒吧竟然一點跟熱鬧二字無緣。事實上，說是冷清也不為過。

反差如此強烈，使得柯士甸不禁捏捏自己的臉，看看自己是不是在造夢。

客人只有寥寥數個，都是在默不作聲的喝酒。

空氣中充滿負能量，柯士甸跟隨麥斯的腳步也不自覺變得沉重。

麥斯似是無所感覺，大步流星的走到吧台處，在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旁坐下。

「要什麼？」

吧台之後的老闆娘不施脂粉，卻比街外任何一個女人都要美 - 一頭如瀑布飛瀉的白金色長髮，大而明亮的雙眼，高高的鼻和小小的嘴，加起來已經是接近完美。可是美麗的五官下卻是沒有什麼表情，那種冷淡就是立在完美前的天塹。

「老樣子吧。」

老闆娘把玻璃杯放到桌上，倒了一大把冰進去，然後『咄』的一聲把一個大瓶放在杯旁。

內裡盛的，清澈透明。

柯士甸的眼睛彷彿要掉了出來。

「怎麼了？水才是最耐喝。」麥斯不屑的看著他：「你肯定是沒有試過三天滴水不進的銷魂。」

老闆娘加許似的點點頭, 轉頭看著柯士甸, 意思不言而喻。

光頭對上了老闆娘的雙眼, 臉上竟然熱辣辣的紅了起來。他連忙的低下頭去說: 「威士忌。」

老闆娘『嗯』的一聲回應, 給了他一杯。

「謝謝。」柯士甸小聲的說, 弱不可聞。

「我問你一件事。」麥斯用手肘輕撞他: 「你是不是上輩子沒見過美女?」

柯士甸憤憤的白了他一眼, 而麥斯哈哈大笑又喝光了一杯水。

「我只奇怪一件事。」

「說。」

「有一個這麼美的老闆娘, 為什麼這裡是冷冷清清的?」

麥斯給自己倒了一杯水, 然後用力的拍拍身旁衣衫襤褸的人的肩大聲說: 「那可要多謝這一位世人皆知的暗戀者 – 保羅·柏加!」

保羅抖掉他肩上的手, 沒有說話只是痴痴的看著老闆娘。

「他啊, 可真厲害, 每次一有人在這裡醉酒鬧事就立即出現, 一下子清場, 男男女女全都要跑出去, 比警察更有效率! 一次兩次沒有問題, 但久而久之人流自然少了。」

「不過也好, 這裡轉型為紅燈區中唯一安靜的地方, 也是談工作的天堂。」

麥斯舉起杯子, 對其他酒客說: 「來, 敬『碎夢』!」

其他的酒客沒精打采胡亂的附和。

「好了好了, 究竟你來這裡是為什麼?」光頭終於有點不耐煩。

「招人入隊啊。」麥斯眨眨眼睛。

「誰?」

麥斯指指身旁的保羅。

「他!?!」

「他。」

柯士甸以鄙夷的目光掃瞄保羅, 衣衫襤褸的他的確不像是什麼奇人異士。

「你剛剛沒有好好聽書嗎？他可是經常趕人出酒吧啊！」這下子換了是麥斯以鄙夷的目光掃瞄柯士甸。

「又如何？」

「用一用腦子吧，光頭。你在尋歡到一半給人掃興會怎樣？」

柯士甸一想，恍然大悟。

還有什麼比一個美女更能吸引男人？別答兩個美女。

醉鬼最不缺的是什麼？打架的勇氣和有心無力的性慾。

要將一個有美女老闆的酒吧弄得沒有醉鬼敢出現，需要的是多大的功夫？

保羅做到了，還要活過了無數酒醒後的帶隊尋仇，現在才能仍好端端的坐在這裡。這些足以證明他的能力。

不過柯士甸仍然不大信服。沒有親眼見過，他是不會輕易相信。

似為了印證保羅的能力貨真價實，一群不知死活的醉鬼非常合時又不合時的闖進了『碎夢』。

「老闆娘！快來陪老子喝酒！」

滿身酒氣的流氓扯開喉嚨大叫著，唯恐別人不知他來當活祭品。

店內的酒客都為可預期的未來而嘆息。

麥斯對柯士甸眨眨眼，示意他準備看好戲，同時為自己滿滿的倒一杯水。

保羅沉默的站起來，冷冷的盯著那些醉鬼看。

「看什麼看！？老子知道自己帥，也知道自已不是gay！閃都一旁涼快去！」

「出去。」保羅只說了兩個字。

醉鬼直接無視了他的話，走三步退兩步的不斷接近。

「唉，有人要死了。」麥斯舉杯一飲而盡。

話才剛出口，保羅已經一手捉住為首一人的臉，一下子把那人的頭撞向木桌子！『卡喇』一聲，整張桌子一分為二！

其餘的人還沒有反應得來，保羅已經大喝一聲，手刀切向另一人的喉結！然後又是一聲『卡喇』。

剩下的兩人保羅一人一拳的解決了，乾淨利落。待他把暈倒的四人拖出酒吧外，將破桌破杯丟到後巷後，一切又回復正常，好像從來都沒有事發生，一分鐘前根本沒有什麼流氓醉鬼在此出現過。保羅又

坐回他的位置上拿著酒杯,繼續盯著老闆娘看。

「呃,保羅,有工作了。」麥斯摸摸鼻子說。

「我知,但沒空。」保羅想也不想、看也不看。

麥斯做出一個『我早知道你會如此說』的樣子。他看向老闆娘,似是向媽媽求助的小孩。

「唉,好好的一張木桌子。酒和杯,也不便宜。」老闆娘裝作可惜的說,臉上是毫無意外的,沒有表情。

「我...我陪。」剛才廢人不眨眼的保羅現在變成一頭綿羊。柯士甸的眼睛又要掉出來了。

衣衫襤褸的保羅當然摸不出什麼來。他又羞又急,汗如雨下,想從沒有變出有。

「要錢嗎?」麥斯適時的說:「我正好有工作噢。」

「好,快走。」保羅立即急不及待的把麥斯從椅子上拉下,連工作都沒有問是什麼性質便把他拉了出去。

「喂!等等!」

柯士甸忙把錢放在桌上,一口乾掉威士忌便跟了出去。

拖了出一段路,保羅突然的問:「是什麼工作?」

「阿爾法基地。」

保羅突然鬆開了手,麥斯失去重心的跌倒在地上。

「你怎麼不早說?」保羅盯著他說。

「你沒有給我機會。」麥斯在地上撐起,苦笑著說。

「不幹。」保羅正打算走回頭。

「光頭你說說看,沒有錢陪桌子和杯和酒,老闆娘會怎樣想?」麥斯雙手環胸,看著遠去的背影說。

「傷心和憤怒吧。使女人傷心和憤怒的男人真差勁。」光頭也不笨,立即和麥斯演相聲。

保羅立即停下。

「再說啊,這次的報酬,別說一張桌子一個杯一壺酒,結婚買房子也足夠吧?」

柯士甸點點頭說:「一百多萬流斯,這可不是一個小財富。」

保羅臉上一副天人交戰的模樣。終於他長長的吐一口氣說:「好,我去。」

「歡迎上船...」

「不過,我不要馬丁他逍遙快活。」

麥斯也是一副天人交戰的模樣:「他可是已經洗手不幹了。」

「但奇怪的,我卻沒有放過他的意思。」

麥斯臉上一副陰險的表情,看得保羅和柯士甸心中發毛。

=====

三人離開了紅燈區往城外走,當然有穿回他們的機甲。

一行人在荒地之中走上了差不多一個小時,終於去到了另一個小村落。

那村落的人不是太多,只有寥寥數間房子,都有木柵圍著數十頭沒精打采的毛豬。那是一種傳說中叫豬的生物的基因異變版本,顧名思義,渾身長滿毛的豬,也是2143年的流行家禽。雖然肉比靴底的皮還難吃。

他們走到了其中一間頗為氣派的大屋...旁邊的一間小房子的門外。

麥斯敲門的手停在半空之中,因為他聽到了內裡的吵架聲。

薄薄的木門根本沒有擋住內裡聲浪的能力,三人都是一字不漏的聽到了吵架的內容。

「你這個沒出色的男人!當初說給我大房子、給我鑽石、給我幸福,現在有那一樣實現了?每天只懂喝酒,喝酒,再喝酒!有人問你借錢便想也不想的借出去!」

「賤女人,你說什麼?當初我什麼沒有給你?是你自己欲求不滿,什麼也要買,三年便把老子辛辛苦苦賺下來的百多萬全都化光了!而且借錢給朋友解急有什麼問題!」

三人互看一眼,都決定現在不是時間敲門。內裡的是一場世紀風暴,還有一粒千萬噸級的核彈。現在誰進去,誰就死!

三人就在寒風之中呆站三個小時,當起屋內家變慘劇的聽眾。

「我早說了,那安娜是一個賤人。」保羅說。

「呃,第三十六次,我聽明白了。」麥斯打了個呵欠。

「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為什麼不找另一人?」柯士甸擦去鼻涕:「我們有他的檔案,除了有輕微精神

分裂及燥狂外他再沒有特點。」

「因為沒有人比他更瘋狂但又可信了。」

「你確定我們需要的是瘋子?」

保羅看了光頭一眼說:「這任務本來就是瘋子才會做。」

「而且也只有瘋子才會在別人屋前三個小時聽人吵架。」麥斯亦插嘴。

三個無聊的男人哈哈的乾笑。

「媽的,還有什麼話好說?離婚吧!」

「便離吧!誰怕誰?」

門被用力的推開,麥斯和保羅閃得快,但是光頭卻沒有這麼幸運,『砰』的一聲一下子鼻血長流。

「走。」走出來的人身材高大,滿臉鬍鬚,一臉滄桑,麥斯和保羅都知道他是馬丁,即使是化了灰也認得。更何況根本不會有第三者可以在十級家暴之中待三個小時。

馬丁一點也不驚訝兩人站在門前,像是理所當然的一左一右摟著他倆肩頭快步的離開。柯士甸扶正了鼻子,跌跌撞撞的跟上。

一直到走出了村子,馬丁的淚才流下來。

「果然是好兄弟!在我最需要的時候總是在身邊!」他抱住二人大哭。

「呃...其實是我們需要你。」麥斯在點不好意思的說。

「說!能力內的一定幫!」馬丁拍拍胸膛,一臉正氣。

「阿爾法基地。」

「好!現在就去!」

柯士甸捂著臉問,因他的眼睛又差點掉下來:「是阿爾法基地呀!你不用考慮嗎?」

「考慮什麼?大丈夫有所為有所不為,為朋友不惜兩鬢插刀,上刀山下油窩千刀萬剮老子眉頭也不皺!」

這一番話正氣凜然,其他三人都不自覺挺直了腰板。

「走!取機甲!」馬丁大步開邁。

「他果然夠瘋。」柯士甸小聲的在麥斯耳邊說。

麥斯當然認同。

=====

四人一字橫排站在一個墳墓前。

「難以置信。」保羅搖搖頭。

麥斯點點頭:「被殺也不會死的人竟然還是死了。」

馬丁『哇』的一聲,抱著墓碑大哭。

柯士甸撥開馬丁的手看看墓碑上寫的字:

『安德烈·史柏克尼哥夫(??? – 22/2/2143)

強姦了偉大的阿斯尼克先生的女人、調戲了偉大的阿斯尼克先生的女兒、偷竊了偉大的阿斯尼克先生的金錢。以上任何一樣都足以碎屍億段,他全做了。所以這墓碑之下沒有屍首,只有一個教訓:所有冒犯偉大的阿斯尼克先生的人都要死!死得很慘!挫骨揚灰!

特立此碑為誡』

「真是一個人渣。」柯士甸不屑的說。

麥斯一拳打在他的光頭上說:「阿斯尼克先生的女人是買來的婊子,女兒是人盡可夫的淫娃,錢是賣毒品賺來的。」

光頭立即雙手合十躬身道歉。

「真頭痛,可靠的都死了。」

四個男人圍成一團吸煙。

「找另一個不就行了嘛。」柯士甸說。

「白痴,你不明白『都死了』是什麼意思嗎?可以放心交託背部的戰友是隨隨便便就找到的嗎?」麥斯煩惱的搔頭。

「為什麼不找她?」保羅和馬丁異口同聲的說

「誰?」光頭摸摸頭,突然也想起了麥斯的檔案上一個人的名字。

麥斯長長的呼了一口氣。

4. 群毆

又回到天堂鎮。

四人在『碎夢』之前走過, 卻沒有走進去, 因為保羅被其他三人拉走了。

他們走到人頭湧湧的街尾, 穿過密度比沙子還高的人群, 擠進了前面的酒吧。光頭抬頭看, 是一間叫『地獄』的酒吧。

『這才是真正的消遣聖地嘛。』光頭看見內裡的光景, 心中感慨, 即使不絕的重低音使他耳膜隱隱作痛。

「你們先在這裡坐一下吧。」麥斯指指其中一張空著的桌子, 然後自己向最多人的地方走。

「喂! 你要去那裡?」光頭問。

「找他的馬子!」馬丁扯開喉嚨大喊。

麥斯給了他兩根中指。

越往多人的地方走, 聲音的密度也越高, 聲浪亦足夠使任何聲覺正常的人暫時失聰, 而酒精的味道亦可使鼻子最靈敏的警犬失靈。

但還是有一道聲音, 一陣味道, 還是那麼鮮明那麼突出, 就像是漆黑中的螢火蟲一樣。

麥斯的心似是五味雜陳, 不知是興奮、是痛苦、是高興、是傷心、還是期待。

穿過人海, 他終於見到了她。

還是沒有變啊。跟最兩年前的她還是一模一樣, 拼命燃燒生命, 像花火一樣在消散盡情燃燒, 綻放光芒, 就像是她剛過耳的頭髮, 又紅又短。

酒, 要最好的。吃, 要最好的。穿, 要最好的。住, 要最好的。

機甲要最好的。

男人要最強的。

所以她一直到現在也沒有找到適合對象。

這就是她, 優娜。

無數的像狗公的男人圍著她, 一杯杯的酒敬上去, 她一杯杯的笑納, 像是喝水一樣, 比男人更像男人, 但是樣子卻比女人更女人。

構成美女的基本完素她全都有了, 配合起來跟老闆娘不惶多讓。不過如果說老闆娘是一座冰山的話,

優娜便是一座活火山, 一動一靜。

短髮美女仰頭喝光又一杯高濃度烈酒, 氣也不喘一口。在他對面的大叔呻吟一聲, 整個人從椅子上倒下。

「呸, 沒用。」優娜不屑的說。

『拜託, 又有誰有比得上妳的酒量。』麥斯在一旁看著, 心中苦笑。

圍在她身旁的男人都沒有再上去灌酒的勇氣, 一時面面相覷不知如何是好。

正當麥斯想走上去時, 有人捷足先登。

是一個猥褻的矮子。

「你是在說笑吧。」優娜鄙夷的看著那人。

「不是我, 是我家的少爺。」那人說。

聽到這一句麥斯便直搖頭。

果然優娜立即大笑, 笑得極為不屑:「想要見本小姐的話便請他自己過來!」

「你...!」

「不要緊, 我不是早說這樣一個女人不會隨隨便便的嗎。」

一隻大手拍在猥褻矮子的肩頭上。

手的主人, 高大威猛、雍容華貴、目光深情、臂彎有力。

幾乎是完美! 唯一的缺點是醜得一塌胡塗, 五官都不在應該的位置上, 額上還有一個大腫瘤, 血管糾結像是蚯蚓般! 百份之一千是曾經受重度輻射照射的人! 猥褻矮子站在他身旁時, 忽然間英俊度大增。

不單是優娜, 在場所有人士都想吐。

「本小姐就老實說吧, 你的樣子不合格。」優娜的頭轉向另一邊, 沒有立即吐的她已經是很禮貌了。

「不可能啊。」少爺一撥他頭上僅有的數十來根頭髮, 作瀟灑狀:「我比這裡任何一個人都帥。」

全場靜默, 倒抽一口涼氣。

麥斯用了好大的功夫吧嘔吐感壓回肚中。因為他知道一吐了出來, 他的麻煩就大了。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這少爺就是天堂鎮附近勢力第二大的幫會, 『咀咒者』的少幫主 – 祖利安!

毒品、娼妓、軍火、販賣人口, 所有有利可圖的他們都幹! 殺人不眨眼是他們的會訓, 金錢至上是他們

的宗旨! 任何人招惹了他們, 下場也不會好得了那裡。

麥斯不怕他們, 卻怕麻煩找上門, 特別是在這個有重要任務在身的時候。

但是優娜才不會管祖利安是少幫主還是大總統。

「拜託, 撒泡尿照鏡子吧怪胎! 只是你的跟班已經比你俊上萬倍了!」

所有人的臉色一下子擦白, 而猥褻矮子的臉更是白得像是雪似的。

祖利安急怒攻心, 一個受盡萬千寵愛的少爺何時曾聽過如此坦白的話? 當下他的眼耳口鼻都氣得擠在一起, 雙目射出洪洪怒火, 欲把面前這不識相的女子燒個乾淨!

「掃興。」

優娜不屑的看了他一眼, 喝光杯中物, 手背擦嘴跳下高椅向大門走。

「得罪了少爺, 還想走!?!」

十數個黑衣人陸陸續續從人群之中走出, 將短髮美女圍在中心。

「仗人多欺人少? 還是要欺一個弱女子? 面子都不要了, 怪不得『咀咒者』近來擴展得這麼快。好怕噢。」

優娜嘴上如此說, 臉卻無懼色, 雙手環胸冷冷的看著黑衣人們。

「這樣下來, 我要叫幫手了。」

黑衣人們都不屑冷笑, 在這年頭敢站出來跟他們對著幹的人真的不多。他們都很有興趣看看她能叫什麼人。

「麥斯·克連, 你還在等看戲嗎? 還不快出來護花?」

人物都面面相覷, 都好奇想看看這被麻煩纏身的美女點名的人是誰。

這樣指名道姓了, 麥斯還好意思不站出來嗎?

「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麥斯他穿過包圍去到她身旁。

「心靈感應。」優娜對他頑皮的眨眨眼。

麥斯不禁翻了個白眼。

「開玩笑罷。像你這樣的人, 自然是鶴立雞群, 從你一進來我就看到你了。」

「多謝誇獎。」麥斯皮笑肉不笑。

猥褻矮子不識相的站出來打斷他們倆的重逢,對黑衣人們大喝:「你們還在呆什麼!快上去!少爺說要活捉那女人!」

黑衣人們如夢初醒,一湧而上!

麥斯亦大喝一聲:「混蛋們!快來幫手!」

「才不要!我們來了你不是沒有機會英雄救美嗎?」不知是保羅還是馬丁喊回去。

麥斯一手拿過一酒瓶,使它在別人的頭上開花:「現在不是開玩笑!」

柯士甸觀察了一會,摸摸頭說:「他的生命好像真的受威脅。」

「好吧好吧,有錢就是老爺。」馬丁一手拿一個酒瓶站起。

保羅亦已經大喝一聲,衝了過去!

混亂已經不足夠形容場面了。

玻璃,不管是碎的還是沒碎的,在人群中飛舞一直到擊中什麼為止。

拳頭,不管是左手還是右手的,都依照主人的意志舞向倒霉鬼。

叫聲,不管是興奮還是悲慘的,都衝口而出!

這就是群毆!

=====

五人藉著混亂逃出了『地獄』,一直跑到無人煙之處才停下。

彎腰大口喘著氣,然後不約而同的,大笑。

「很久沒有打得這麼爽!」馬丁仰頭喝了一口伏特加,高聲說:「爽!」

「臭小子,那裡來的?」保羅伸手向他:「給我!」

馬丁不情不願的遞給他,柯士甸一手搶下二話不說喝了一半。

「接下來可以出發了吧?」

光頭手背擦嘴,把半空的酒瓶交給保羅。

「出發？你瘋了！這可是天堂鎮！現在才不過是半夜一點！」馬丁一下子摟著光頭的脖子：「不醉無歸！」

柯士甸掙開他的手說：「別鬧了！任務要緊！」

保羅用空瓶子敲他的光頭：「別鬧了！兒女私情要緊！國家大事先放在一旁！」

唯恐他不知道是什麼事，馬丁把柯士甸的頭扭向男女主角的方向。

麥斯和優娜兩人沉默對望，目光的成份是典型的百感交集。

白痴也知道這不是談公事的好時間。他繼續執迷不悟下去，恐怕保羅和馬丁會把他的下體燒掉。

「去！喝酒！」柯士甸轉過身反拖著保羅和馬丁走。

「慢著。」

三個男人都停下來，轉過頭去看著麥斯。

「任務要緊，不能再拖。」他說，眼仍是看著前面的美女。

優娜回看他，一副欲言又止的表情。麥斯他刻意無視，問她：

「阿爾法基地，一百萬流斯，無數的危險。」

一百萬嗎？無數的危險嗎？要說的就只有這麼多嗎？他是真的不明白她要的是什麼，還是刻意裝出這個樣子？

好吧，你要玩，我便跟你一起玩，本小姐什麼也不怕。

「去，為什麼不去。」優娜嘴角勾起一抹不屑的冷笑。

5. 遭遇戰

大荒地之上, 黃沙飛舞依舊。

一行五人, 沉默不語。

不知是有意還是偶然, 優娜一直走在前頭, 麥斯遠遠的落在後面。他們中間產生了一場低氣壓, 而另外無辜的三人就在這低氣壓中活受罪。

「他們真的沒問題吧?」柯士甸憂心忡忡的問。

馬丁白了他一眼, 無視這問題。拇指指向保羅, 把球拋給了他。

光頭看向保羅。

保羅嘆了一口氣:「真的沒問題, 這是最好的陣式。優娜她的機甲輕且快, 最適合走最前; 而麥斯的狙擊槍可以從後保護我們。」

「噢...原來如...不! 我問的是他們的關係會否影響任務?」

保羅還沒有開口, 已有兩人搶先回答:「不會。」

語氣果斷得足以斬釘截鐵。

馬丁和保羅聳肩, 柯士甸縮縮脖子, 作手勢示意轉個頻率再談。

「究竟他們倆發生了什麼事?」柯士甸繼續問。

馬丁盯著他看:「看上去不像是這麼好事。先說了, 那是他們上一次任務的事, 我沒有參與。」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柯士甸向保羅裂嘴, 露出反光能力不亞他的光頭的牙齒。

保羅『哼』的一聲, 不敢苟同。

「說吧。」柯士甸仍是糾纏不休。

「要我出賣別人私隱, 三萬。」

「你去死。」柯士甸為他伸出一根中指。

忽然, 領先的優娜停了下來, 所有人亦都停下。

他們之前, 是在五十年前被核彈爆風吹成一團的, 曾經可以叫作車的廢鐵堆。

「怎麼了?」馬丁問。

「前方有埋伏。」優娜皺眉:「不,不是埋伏。」

『砰』!

一顆子彈打在她身前一尺地上,揚起的塵土加入四周的風沙之中。

保羅,馬丁和柯士甸立即閃到一輛翻側的貨車後藏身。優娜卻仍舊很冷靜的站在原地。而麥斯他竟然是消失不見似的。

「是誰?」柯士甸的腦海的飛快的閃過幾個組織的名字,然後一一否決他們。這一個地方不是他們任何一個的勢力範圍,而且總部還另派出十數隊小隊在荒地之中遊蕩當疑兵,要猜出誰是真正的任務部隊可不容易。

難道指揮部有內鬼?

但下一秒,柯士甸便在笑自己的多疑。

一個人站在貨車殘骸之上,背向太陽對著他們。穿著一件造型特別前所未見的機甲的他威風凜凜,臉孔卻醜得恐怖!

對,是祖利安,是『咀咒者』。這是他們的地盤,他們的少幫主剛受辱。在這個警力嚴重不足的世界裡,幫會尋仇是一件比正常還要正常的事。

五、六十多個幫員從掩護物之後走出,給他們的少幫主壯聲威。雖然他們之中只有三個穿機甲,但要是一湧而上也不是好玩的。於是柯士甸開始緊張的檢查武器系統。

「喂!」

看見他緊張的樣子,馬丁手肘輕撞光頭:「是不是要尿褲子了?」

保羅『嘿嘿』的笑,悠悠的把一根煙放在唇上,沒有點火。

兩人的冷靜,出奇的也使得柯士甸定下心神,傾聽優娜和祖利安交涉。

「臭三八,那裡跑!」六個字從祖利安的牙縫之中漏出。

「與你何干?」優娜雙手環胸,一臉不耐:「都說了,姊我對異形沒興趣。」

柯士甸一驚,這女人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吧?對面可是人數上的絕對優勢!

出乎意料的,祖利安沒有立即發飆。他深呼吸一口,說:「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不用了,謝謝。」優娜打斷他的話:「滾開,好狗不擋路。」

這下子,保羅也有點驚訝:「她今天怎麼了?比以往還嗆。」

馬丁也是摸不著頭腦:「誰知道?女人每個月也有幾天是如此吧。」

祖利安可不管她是不是月事來潮, 他管的是自己的尊嚴一次又一次的被這女人踐踏, 老爸交待的事都忘得一乾二淨。

「給我活捉這賤人!」

祖利安指著優娜大喝:

「誰捉到她, 她便是那人的奴隸!」

像優娜那種級數的美女在無論那一個時代都是稀有資源。

而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一句在2143年亦不落伍。

所以祖利安手下那三十多人幾乎是同時大喊, 如狼似虎的一湧而上!

「他媽的, 也不會用腦袋分析一下形勢嗎?」機甲伸出了金屬頭盔包住優娜的頭, 她也拿起掛在大腿上的衝鋒槍。

「沒辦法和平解決吧?」保羅拿出打火機。

那是什麼白痴問題? 柯士甸白了他一眼。

「沒辦法呢。」馬丁竟然很認真的回答。

保羅點點頭, 『噠』的一聲把香煙燃點。

小小的火光並沒有逃過PA-5R『鎖子甲』機甲的偵測系統。『呖』一下合成聲音在麥斯的耳邊響起。

「這麼快?」麥斯啞然失笑:「那女人搞什麼?」

同時, 食指用力扣下!

熟悉而有力的後坐力, 高爆火藥爆炸的聲音, 都是他手中名叫『勝利』的狙擊步槍的註冊商標!

當然, 少不了那一枚驚天動地的子彈!

出乎意料之外的, 狙擊鏡內的人頭並沒有如麥斯的預料一樣爆成一個爛西瓜。一陣刺眼的藍光閃過後, 雖然祖利安的頭顱沒有碎掉, 但仍然爆出了一朵血花!

卻沒有死!

那大少爺連退數步,但竟然沒有死!

那一枚足以將人和機甲同時打成兩段的20mm子彈,竟然沒有打碎祖利安醜陋的臉!

麥斯呆了一呆,就是這麼一頓祖利安已經被人拉到掩護物之後。

「不可能。」麥斯喃喃的說。

「哈,終於失手了麼?」馬丁嘲笑道。

「不....但醜八怪的頭沒有爆開。」

「那不就是失手了嗎。」馬丁說罷,雙手便從背上解下兩柄重型機槍。剛閃身出去,兩柄殺人機器立即吐出凶猛的金屬風暴!一切擋在子彈行進路上的血肉之軀皆盡穿透!

「媽的!你偷步!」保羅罵到,手上不知何時出現兩柄血紅色的大刀,亦衝出去大開殺戒!一時間斷肢殘體,血肉橫飛!

祖利安一行五十多人在短短的一瞬間已經折損了差不多三分之一!剩下的人連滾帶爬逃回廢車堆之中,借助掩護苟延殘喘。

另一邊廂,優娜已經獨自對上那三件機甲!

流利如舞蹈的步法,引領著妙曼的身體在槍林彈雨之中盡情穿梭。刀鋒和彈頭,全都不過是她生命之中的過客,甚至連在她的機甲之上留下痕跡的機會也沒有,但從她的雙槍之中射出的子彈卻無一浪費的打在敵人機甲最脆弱的位置之上!

柯士甸看得目瞪口呆。一次對上半百人,一隊政府軍標準五人機械化巡邏部隊也不會有如此壓倒性的優勢!這樣下去,即使自己和麥斯不出手,那五十人也已跟死了沒有分別!

就在他正好這樣想時,優娜的身法卻不自然的頓了一頓,反而迎向劈向背後的刀!

經過加熱的刀刃的威力足以穿透任何機甲,理所當然的也能將優娜劈成兩段!

柯士甸想要提示,卻已經來不及。刀刃已經劃破橙色的塗裝,暴露出裝甲本來的銀色!

但是音速的子彈卻來得及!

特別是音速八倍的20mm穿甲彈!

彈指之間,分成兩段的變成了想辣手摧花的那個人!

他不是第一個死於『勝利』之下的人,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第二聲、第三聲、第四聲,槍響不變,下場亦然!

穿機甲的全死了,沒穿的也支持不了多久。很快的,戰場從歸平靜,四個人完成了對五十人的屠殺。

「什麼咀咒者,原來不過是一群小醜。」優娜長長的打了一個呵欠。

保羅和馬丁亦回來了。

「怎麼,異形死了沒?」優娜問。

兩人都搖搖頭:「找不到他的屍首,應該是乘亂逃了。」

優娜皺眉:「算了,他再來一百次,本小姐什麼都不怕。」

遠落在後的麥斯亦已經歸隊,但他的樣子一點也不高興。事實上,用七竅生煙也不太誇張。

別人還沒有說話,他已經對著優娜大喝:「你是不是瘋了!」

「談不來便打,有什麼問題?」優娜沒好氣的看著他。

「這個沒有問題,但是你賣個背部給人家劈就是個問題!你是不是想死!?!」

「是嗎?我真的不知道。」優娜聳肩:「而且命是我自己的,你這麼緊張幹嘛?」

「因.....」麥斯他突然的頓上一頓,因為他捕捉到優娜眼中一絲狡黠。

「我們現在是隊友。只兩年前的任務後我不想再失去任何一個隊友。」他有意無意的迴避她的眼神。

「是嗎?」優娜笑笑,眯著雙眼盯著他看,似是想挖出一些東西。

忽然. 天空灑下一道綠光,吸引了眾人的注意力。

是訊號彈。咀咒者專用的顏色。

「我們有麻煩了。」麥斯嘆氣。

6. 殺手

被包圍、突圍。被攻擊、反擊。迂迴繞道、趕路。

以上是他們這幾天所做的事一個簡潔有力的總結。

即使是鐵人，在這種連續性高強度的戰鬥折磨下體力亦已經耗光。而更重要的是彈藥存量亦已經見底。要是勉強下去，除了保羅外，他們都不能發揮正常的戰力。

就在這個時候，野馬鎮已經在眼前。

「真的要進去嗎？」

「沒有地方比那裡更安全。」

野馬鎮是一個不屬任何勢力的地方。

偏偏這樣的一個城鎮就正好放在43, 61, 11和7號四條主要國道的交會點。這四條國道分別伸延自『新政府軍』、『暴風軍團』、『伊甸園』和『神聖帝國』四個大荒地之上最大勢力的領土。基本上，誰人掌握了這城市，誰人就掌握了貿易的主導權。過往在有許多勢力都嘗試在此地立足，結果都被居民驅趕，無論用的是軟磨還是硬泡。

靠什麼？根據非正式統計，這鎮是大荒地之上擁有最多機甲的地方 – 平均每三個居民便有一件。

機甲的來源？據說，野馬鎮的人都是一個機械化步兵師的後裔。

為什麼他們不跟任何勢力合作？傳聞他們仍舊忠於在五十年前已經被無數核彈轟碎的舊政府。雖然『新政府軍』一直自命是舊政府的延續，但野馬鎮的人如其鎮名，可沒有這麼容易被這沒太大根據的理由折服，仍舊在獨立在各大勢力之外，不受拘束的活著。

這就是為什麼柯士甸說野馬鎮安全的原因。如果咀咒者的人要光明正大的殺進來，那跟自殺沒有分別。先別論武裝到牙齒的野馬鎮自衛隊，各大勢力得不到野馬鎮，但也不會容許任何人在這裡搞亂，破壞經濟。

一行人隨便的找了一間酒店，開了三個房間，把機甲寄存在酒店後便回房間呼呼大睡，什麼都不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五人分成了兩組，一組把機甲拿去修理，另一組去補給彈藥。不知為何，數次抽籤的結果都把麥斯和優娜編成同一組。他也只有狠狠的盯了那三個好事之徒一眼，跟她出去買彈藥。

一路上，不論優娜如何逗他弄他，麥斯的口就像是被強力膠水黏上般，一個字也沒有對她說。後來優娜也氣上心頭，不再說話。

在軍火商處搞定軍火交易，安排了送貨後，優娜突然的說要去逛街，然後不管三七二十一便自顧自的走了。麥斯叫不住她，唯有跟了上去。

忽然, 他想起了印在她的機甲左肩上的圖案 – 石斛蘭。花語, 任性的美女。

真貼切。

就是這種個性, 才使得兩年前的他忘卻理知, 瘋狂的愛上她。

就是這種瘋狂的愛情, 才使得兩年前的任務錯得離譜, 一隊二十二個戰友死剩四個。

就是這嚴重的錯誤, 才使得他下決心離開她。若是繼續在一起, 他們的下場肯定不會是個好結局。

他不怕死, 卻怕她死。

有時他會恨, 為什麼兩人不早二百年出生?

每天隨晨曦吻著她, 然後被她趕下床, 快, 快上班賺錢養妻活兒!

用新長的鬚根磨醒兩歲的兒子, 提著半醒的小傢伙梳洗。那一頭像她的橙紅頭髮好看極了, 臉孔根本就是自己的英俊和她的漂亮的總和嘛, 二十年後全職做他的經理人好了。看著鏡中的兒子, 他想。

一家人同吃著她弄的早餐, 為一天的奮鬥作最美好的準備。

沒有子彈橫飛, 沒有生命危險的奮鬥。即使核彈在頭上掉下, 一家人也可以開開心心的倒數生命中最後的二十分鐘。

多麼夢寐以求的生活。

但人類就是不懂珍惜這平凡的幸福, 非得要為金錢權力貪得無厭。最終損人不利己也就算了, 害得子子孫孫也要活受罪才是十惡不赦。

麥斯搖搖頭嘆氣, 想得太遠了。

他抬頭找回優娜的蹤影, 同時亦看見了一個人鬼鬼祟祟的在後巷盯著他們看。

盯著他們看也不是有什麼問題, 但是第六感卻給了他一種危險的感覺。那是一種近乎野獸的本能, 經過無數次的戰鬥打磨出來的直覺, 毫無根據, 但是他相信。

他望看優娜。

她眉毛一挑, 低聲說: 「你不要跟我說現在才發現有人跟蹤我們。」

麥斯發覺自己的臉有點紅: 「當然不是, 白痴。」

優娜作個不置可否的表情, 突然抱住他的左手: 「來, 逛街去。」

「別玩了。」麥斯想掙脫, 但優娜在他耳邊低聲說: 「裝個樣子而已。給他們以為我們還蒙在鼓裡。難道你不想知是誰人想要跟蹤我們嗎?」

裝個樣子嗎？

就裝個樣子吧。麥斯說服自己。

就這樣，兩人像是普通情侶似的漫不經心在遊蕩，彷彿真的有種時光錯置的錯覺。似是回到兩年前，似是回到戰爭爆發前，一齊都是那麼美好。

無奈錯覺永遠不會是現實。

一個、兩個、三個...越來越多的電燈泡聚集在他們倆四周，已經不是單純的跟蹤了。二人看似若無其事的，心中卻一直在默數來者的人數。

「這已經超出監視的程度了。」麥斯搔頭。

「想不到有人會白痴得想在這裡動手。」優娜拿起一件襯衣說：「好不好看。」

「不合妳。」麥斯說：「是『咀咒者』吧。」

「不可能吧？他們沒這個種。」優娜語氣帶鄙夷：「亦不值得為那異形而跟四大勢力翻臉。」

「拜託，我們五人毫髮未傷滅了他們五十多人，更打傷了少幫主，丟的是何等大的面？而且那些都不是他們直系的人，是買來的死士。世界何時也一樣，不論多危險，有巨額的回報便有人冒險。」

「算了，那些不是重點。現在我們要做的便是安全回酒店。」優娜拉著麥斯的手便要走。

兩人沒有討論怎樣，他們都知道對方會怎樣。二人並肩自自然然走進了前面的市集，混跡在人群之中。

那些請來的烏合之眾想都沒想就隨便的跟進去。

這是一場在森林的追逐戰 – 旁人為樹，追逐者是獵人，他們倆是獵物。但是獵人不一定會是最終勝利者，獵物也不一定是待宰的一方。

二人在人海中穿梭，胡亂的繞圈子。跟得近的人就被他們引進小巷中無聲無色的幹掉，跟不上的也就迷失在人群之中。在他們步出市場時已經沒有什麼膠布或口香糖黏在他們屁股後。

「被鄙視了呢。」優娜大大的伸個懶腰：「就他們想要本小姐的命？」

「不，真正的主力大概仍在看著我們吧。」麥斯低頭點煙。

主力嗎？優娜目光掃過每一棟建築物的天台，看見一根黑壓壓的管子。

真正的獵人已經拿著獵槍在最安全的地方等待。

『砰』！

麥斯驚訝的看著壓在身上的優娜，混和淡淡香氣的血腥味鑽進鼻子。

一聲槍響，有如田徑賽的響號，也是危機的警號。市集上的人都有百次以上聽見槍聲的經驗，但見怪不怪不等於他們喜歡誤中流彈。於是他們立即開始找障礙物的比賽，隨之而來的便是混亂。

不妙，這是最不妙的場合。

麥斯背起雙目緊閉的優娜，隨便的踢開身旁民居的門躲進去。內裡空無一人，也省了麥斯解釋的功夫。

他將優娜放在桌上，緊張的檢查她的傷口，發現子彈不過是打在皮肉之上，乾淨的穿過她的手臂。

「別裝死。」麥斯鬆一口氣，用力拍她的頭。

「中槍真的是痛得要死嘛。」她呻吟。

「以後不要做這種事！」麥斯拿過一塊還算乾淨的布壓在她的傷口上，再仔細包好：「會死的！」

同時，門外人影閃動，一個拿著槍的人跑進來。正背著門手忙腳亂的麥斯完全沒有為意危險，優娜立即拿起放在身旁的手槍連扣扳機殺了那人。

「你又欠我一命。」優娜笑說：「不用謝謝。」

麥斯白了她一眼，扶起她說：「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在野馬鎮的警察到來維持秩序前，他們都在危險之中。而且剛剛來了一個人，第二個第三個相信也不會遠，繼續留在那屋子之中並不是一個好主意。

兩人沒有從前門出去，那跟送死沒太大的分別。他們所身處的是舊式從戰前便已留下來的房子，通常都會是有後門的。如果現在從後門衝出去，可能還趕在那些殺手前頭逃掉。

踢開已經腐爛的木門，二人便來到後巷之中。一直跑了數十米也沒有遇到敵人，但偏偏在他們快走到另一條大街時，兩個手拿衝鋒槍的傢伙在他們之前殺了出來！麥斯把優娜推到垃圾箱後，同時自己也借力躲到另一個垃圾箱後。

在他們想走回頭路的時候，那裡又禍不單行的傳來男人呼喝的聲音和密集的腳步聲。數十秒後，來到的果然是另一批殺手！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兩人就這樣被困在後巷之中，靠著掩護物勉強支撐。

被追殺並不是二人今天的行程，所以他們除了基本的防身武器外什麼也沒有。只不過是數分鐘，他倆的子彈也差不多用光了。

「想不到要死在後巷中。」優娜苦笑, 丟掉沒子彈的手槍。

「別說傻話。」麥斯精準的將子彈送進一人腦中:「警察快來了。」

優娜仿似沒有聽見, 只看著麥斯問:「告訴我, 為什麼兩年前你一聲不響離開我?」

為什麼? 麥斯苦笑。笑自己的眼光果然很準確。在下次扣扳機後他們便只有待宰的份。果然他們倆在一起就不會有好結局。

「因為...」

突然, 期待已久的警號聲傳入他的耳朵。野馬鎮的警察終於趕到了。

殺手們立即慌忙撤退, 沒多久後巷便剩下他們倆。

「千金難買運氣好呢。」麥斯站起來, 為自己仍然在呼吸而感驚奇。

反而優娜『哼』的一聲, 竟似是有點失望。

=====

「你們也遭人偷襲了是嗎?」

回到了酒店的大堂, 狼狽的柯士甸, 馬丁和保羅看著同樣狼狽的麥斯和優娜。

麥斯攤開雙手聳肩。

「媽的, 『咀咒者』竟然有種在這裡買兇!」柯士甸怒道。

「此地已經不宜久留。」麥斯說:「現在還有太陽已經光明正大的行兇, 太陽下山後肯定會出動機甲。」

「對了, 我們的機甲呢?」優娜問。

「都在, 但沒有完全修好。」保羅說:「我因此另買一堆零件, 打算邊行邊修。」

優娜點點頭說:「總比沒有好。」

馬丁問麥斯:「彈藥又如何?」

「六時便會送來。」麥斯看了大堂的大鐘一眼:「還有兩小時, 大家做好準備。待彈藥來了便立即出發。」

沒有意外的兩個小時就平平安安的過了。軍火商的人十分準時, 收費也不是太離譜。把上千枚反射著黃銅之色的小東西餵給他們饑餓已久的武器後, 他們便和軍火商的人揮別, 趁著剛入夜而『咀咒者』的機甲部隊應還沒有完成部署前溜之大吉。

可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野馬鎮的守衛部隊先行動了。但是這卻又是合情理之內,因『咀咒者』的行為已經可被歸類於擾亂他們的治安。守衛隊如同驅趕蟲子一樣的輕易的把『咀咒者』的部隊趕走。乘著這個空檔一行人順利的脫離包圍網,在『咀咒者』的人完成重整的時候,他們已經不見蹤影。

「真好運。」麥斯說這句話時,目光有意無意的看向柯士甸。光頭他只是神秘笑笑,什麼也沒說。

終於脫離了『咀咒者』的追擊,眾人都放鬆下來,也因此沒有人發現跟在偷偷摸摸身後的,不單是來自一方的跟蹤者。

7. 基地

今晚是十年難得一見的圓月之夜。

月亮的光雖微, 但已足夠照亮廢墟的輪廓。

一條長長的跑道, 旁邊是十數個飛機庫, 再旁邊是數以百計的營屋和一片廣大的空地。包圍著他們的, 是致命的離子炮台、鐵絲網和地雷陣, 還有堆積如山的白骨和破爛裝甲。

然而, 最神秘的是跑道盡頭一個龐大的地下碉堡入口。

這就是阿爾法基地。

外表上, 這不過是又一個在核子之火下殘存的軍事基地。

實際上, 這是一個充滿兇險的未開採寶山。

每年也有不少心存僥倖的冒險者想在這基地中挖寶, 但是無一例外的倒在無堅不摧的離子炮台之前, 或被地雷炸成碎片。

不過這還不是使人害怕這基地的原因。

根據二十年前可以成功穿越外圍防禦的一個冒險者說, 地下基地是大量仍然在活動的自動防衛機械人, 每一部都裝備了離子兵器。但守衛機械人也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基地住了三個惡魔, 一獅一鷹一熊, 探險隊有一半人都是死在他們之下。雖然, 人們都認為三個惡魔什麼的是他嚇瘋了胡亂編出來的。但近五十人全配備機甲的探險隊幾乎在兩小時內全滅, 只有一人成功逃出這事實, 已經足夠使人們遠離阿爾法基地。

從此, 再沒有太多人去阿爾法基地送死, 即使離子炮台已經沉寂, 地雷亦已失效。

一直到這一個夜。

地下碉堡的水泥大門仍舊開著。

因為如此, 內裡的空氣質素保持在一個可以接受的程度, 但是腐敗的氣味卻仍是頑強的揮之不去, 是討厭的味道, 是死亡的味道。

「好了, 柯士甸先生, 計劃是如何?」麥斯問。

「跟著我, 保護我, 除此之外, 不用想太多。」柯士甸的聲音低沉, 仿似是換了一個人。

認真起來了嗎?

「說得真曖昧。」馬丁伸懶腰。

所有人亦都不約而同的, 伸展筋骨。

戰前的守衛機械人, 跟『咀咒者』的烏合之眾始終都不是同一個程度, 即使後者的數目上擁有絕對的優勢, 但在離子武器之前全都不過是單純的數字而已。

「聽好, 能躲便盡量躲, 避免別跟機械人交戰, 別被機械人發現。」

光頭轉過頭跟他們說。

同時, 腦袋結實的撞在鈦合金裝甲上。

「發現入侵者。排除行動開始。」冷冰冰的合成聲音說。

「什麼!？」柯士甸腦袋一下子空白。

機械人舉起雙臂, 兩道藍光由肩膀一直流向雙手, 也就是炮管!

麥斯立即撲倒發呆的光頭, 同時馬丁和優娜舉槍, 毫不猶豫的扣下扳機。在一陣『叮叮噹噹』的金屬撞擊聲中, 機械人依然頑強的訖立不倒, 雙手固執的指著他們倆!

一道紅光急速掠過!

機械人的雙手落地!

失去末端的聚焦水晶, 藍光散開成一道光幕。雖沒能打穿站在正前方的保羅的機甲, 但仍留下不少燒灼的痕跡!

保羅並不介意, 他的裝甲已經夠破, 也不差什麼。他用力的揮刀斬向機械人短得幾乎看不見的脖子, 電熱刀毫無難度的將機械人的頭身分家!

但失去了頭部對機械人來說並不致命。那天殺的金屬腦袋趁保羅揮刀後的空擋打開胸前的活門, 兩門轉管機槍吐出兇猛的火焰!

『砰』!

響徹雲霄的槍聲! 無與倫比的威力! 『勝利』狙擊槍的子彈擊穿機械人的裝甲! 特製的高爆穿甲彈在它的體內爆開, 將內裡脆弱的電子零件一併報銷! 頑強的活動合金終於停下來。

麥斯長長的吐出一口氣: 「真難搞。」

馬丁過去拉起麥斯和柯士甸, 說: 「『別被機械人發現』, 幹得好, 光頭。」

「是我疏忽, 抱歉。」柯士甸不好意思的說。

「保羅, 沒什麼問題吧?」麥斯問。

「還可以。」保羅給他比了大姆指。

麥斯還想說些什麼, 但是突如其來的一條藍光把話壓下了!

在走廊的另一端, 有不少的守衛機械人正來勢洶洶!

「光頭! 快帶路!」麥斯重新舉槍瞄準:「驚動防衛系統了!」

扳機一扣, 又一部機械人永遠的結束運算週期!

=====

一行五人邊戰, 但更多是逃!

基本上除了『勝利』狙擊槍外, 他們所有的槍械對守衛機械人都是無效。在這幾乎一面倒的情況下, 他們沒有選擇, 只有跟著光頭跑。

他們一路上也看見不少損傷輕微, 卻倒在地上的機械人。這說明了一件事 – 阿爾法基地的核動力爐已經開始衰竭, 沒有足夠的能量給所有機械人充電。向好的一方面看, 再扣除探險隊於二十年前摧毀那些機械人, 他們將會面對的機械人數目可能不到以前的四份之一。但另一方面, 這也代表在追擊他們的機械人也都是完全正常, 並在最佳狀態。因為依照程式, 有缺陷東西是最先被停止電源供給的。無論如何, 他們都是在劣勢之中, 這些發現最多是會使他們感覺好一點。

「撐著點! 控制室就在前面!」柯士甸對他們說, 這次沒有回頭看他們。

只要到了控制室, 柯士甸便可以把他們的身份登陸在基地電腦上, 那麼機械人也不會追擊他們了。當然, 也可以索性把所有防衛機構全關掉。這正是他們原來的計劃, 但光頭他的疏忽使一切猛然加速。

就在控制室的大門正在一百米前之際, 門的左右上下的金屬板突然打開, 伸出四門離子炮台, 同時身後的機械人亦不顧一切的衝向他們!

前無去路, 後有追兵!

「賭一把!」麥斯沒有多想, 硬著頭皮用力踏下油門!

所有噴射器同時作動, 把麥斯的機甲推至最高速, 越過柯士甸! 他舉起『勝利』, 對準其中一個炮台, 開槍!

充能中的離子炮台粉碎! 四散的離子束打在附近的炮台上, 使炮管的方向出現的偏差。

差之毫釐, 失之千里!

其餘三道離子束恰恰擦過麥斯的機甲!

沒關係!

麥斯再一次扣下扳機, 目標是 - 控制室金屬門!

名叫『勝利』的狙擊槍, 無堅不摧!

高速衝刺的機甲從剛破開的破洞跳進控制室, 落在地上連滾數十個圈, 一直到撞在牆上才停止。

麥斯勉力壓下暈眩感, 爬向一旁讓出空間。下一秒, 其他人亦以同樣方式進入控制室。

沒有喘息的時間, 麥斯立即拉起柯士甸, 把他推到其中一部電腦之前。柯士甸拍拍自己的腦袋, 雙手立即在鍵盤上飛舞起來。

一大群守衛機械人亦已經到達門前! 所幸破爛的大門開得甚慢, 該是剛才的一枚子彈打開門的機器震壞, 可是那縫隙仍在慢慢增大!

終於, 門開出一條夠闊的開口! 麥斯他們再一次緊握武器!

正好, 柯士甸亦輸入最後一段指令。

->::Command::Aggressive Security Protocol::Terminate::

門開了, 守衛機械人的雙臂亦放下了, 令人心驚膽顫的藍光亦同時消失。

五人不約而同的長長呼出一口氣, 一屁股的坐在地上。

=====

「確定是這裡嗎?」

一個擁有一頭橙紅頭髮的男人站在山崗上, 遠眺阿爾法基地。

「確定。」一旁穿黑衣男人將望遠鏡遞給紅髮男人:「請看。」

紅髮男接過。通過望遠鏡, 一批身穿白色機甲的人正陸續的走進碉堡的大門。他們的機甲左臂上都印著一個十字架。

「『神經病帝國』嗎?」紅髮男不屑的說:「那些相信仍有神的白痴, 以為自己在神力庇佑不顧一切的衝進去。在離子炮前他們連屁也不是。」

「左邊。」黑衣男說。

紅髮男依言看向左邊,發現另一批穿藍白間條的機甲的人偷偷摸摸的躲在山谷之中。

「『新政府軍』的人也來了。妄想權力的傻子。沒有王族血統的假皇帝。」紅髮男人放下望遠鏡,問:「『伊甸園』呢?」

黑衣男搖頭說:「沒來。」

「奇怪.....野馬鎮鬧了這麼大的事,他們不可能不知道,不懷疑。」

黑衣男一雙黑眼睛沉默的看著紅髮男。

「對了,是『咀咒者』。『咀咒者』那弱智的少爺搞得他們自己的組織像一窩粥似的,『伊甸園』定是趁機打擊,沒空派人來。」

「可能。」黑衣男點點頭。

一陣沉默。

「喂,其實你說多些話會不會死?」紅髮男沒好氣的說。

「不會。」黑衣男搖搖頭。

紅髮男長長的吐一口氣,壓下想打人的衝動:「真怪不得我妹三年前甩了你。」

黑衣男的瞳孔收縮,像是被鞭子抽了一下。

「那臭丫頭也真是.....一聲不響的就跑了,什麼也沒有交代。爸雖然一臉不關心,其實卻是最緊張的一個.....」

「夠了。」黑衣男打斷他:「計劃?」

「噢,對,辦正事要緊,不然爸又要發牢騷了。你也記得那一次.....」

黑衣男乾咳兩聲。

紅髮男作了個鬼臉,說:「我們等。」

「等?」

「對,等。等他們出來,我們再搶他們的勞動成果。」

黑衣男點點頭,又說:「新政府軍?」

「噢,他們...」紅髮男人手支巴作思考狀:「推他們一把吧。」

「?」

「把他們推進去, 不要讓神棍們太辛苦。同舟共濟嘛。」

紅髮男的語調像是開玩笑似的, 但在黑衣男的耳中卻是死刑的命令。

他又沉默地點點頭, 然後轉身向後。

二十個身穿泥黃色機甲, 一臉精悍的戰士正一言不發的看著他!

沒有說話, 只消一個眼神, 二十人已經心神領會。只在一眨眼間, 他們全都消失在夜色之中!

紅髮男人的目光仍舊投向阿爾法基地, 臉上浮現加許的微笑。

「去刮起暴風吧。」

8. 知覺

守衛機械人又突然的動了起來!

五人如驚弓之鳥的彈起, 馬丁更已經準備開槍, 但柯士甸及時的把槍按下。

「別開槍!」他說。

果然, 守衛機械人們都轉身過去, 陸陸續續的離開。

「他們回歸巡邏路線去了。」柯士甸揮走額上的冷汗:「雖然主動守衛系統已經關掉, 但被動守衛系統依然有效。」

「說人話, 謝謝。」馬丁說。

「即是它們不會主動衝上來把你撕成碎片。可是如果你先對他們發動攻擊, 那就不敢保證什麼了。」

「為什麼不撤底關上這些危險的鐵皮人?」麥斯問。

「因為我沒有權限。」

「呃...ok。黑衣人沒有給你有權限的帳戶嗎?」

柯士甸搖頭:「只有阿爾法基地的高級軍官才有。而非常不幸的, 四十年前當他們決定離開這基地去我們的黑...」

意識到自己差點說溜了嘴, 光頭他頓上一頓把詞語吞下, 再說:「...去我們的基地會合的路前他們把基地的自動防禦系統調至最大級別, 除基地官兵外其他人一律射殺, 並鎖定只有這基地的高級軍官才可以解除。然後, 非常戲劇性的, 遷移隊伍在一次誤闖高輻射地區時全員急性輻射中毒, 只死剩一人。他來到我們基地把一切交待後也就溶成螢光綠的漿糊。」

聽完柯士甸說的小故事後, 所有人都感無言, 倒抽一口涼氣。

「你們的高級軍官都是白痴嗎?」優娜說出大的心底話。

「是感染重度輻射引致腦退化的阿米巴變形蟲。」光頭更正她。

「不過算了吧, 如果我們不主動攻擊守衛機械人, 他們也不會攻擊我們是吧。那跟關上了沒有分別。」保羅說。

「如果我們只在這一層活動, 你說得不錯。」柯士甸聳肩。

「呃...什麼?」麥斯皺眉。

「我只有基地第一層的部份權限。」柯士甸說:「在我們腳下五層的守衛機械人, 行為仍舊。而我們要找的東西在地下。」

麥斯長呼一口氣：「真是個好消息。每一層也要搜索嗎？」

「放心，我知道東西放在哪。」柯士甸拍拍麥斯的肩。

「那還不快出發？」

「先等一等，你們用這電腦登記你們的身份。雖然地下全都是一般人員不能進入的禁區，但對於已登記了的人員守衛機械人還是會給十秒警告才開槍。」

「足夠了。」保羅裂嘴。

=====

「彼得，你帶頭。」

加伯列兄弟大而有力的手按在彼得的肩頭上。即使有一層破爛如薄紙的裝甲相隔，他也感到一鼓源源不絕的信心注入他的身體。

「我們會在你身後支援你。主也會在你身後保護你。」

彼得堅定的點頭，獨自轉身走進基地深處。

「加伯列兄弟，真的沒問題嗎？」

「放心，摩西兄弟，我們帶著這心智不全的缺陷者，目的就是給予他機會去發揮自己的意義啊！一張廁紙，一條內褲都有它的存在價值，難道你要狠心的抹殺他發光發熱的機會嗎？你忘記了上帝的話嗎？」

「不，沒有，但...」

「夠了，你是不是歧視彼得？你不應該歧視別人的，摩西兄弟。上帝會對你的行為非常失望，教皇會對你的行為非常失望，所有兄弟會對你的行為非常失望。即使那怕只有一丁點兒的想法，你也是錯了，錯得離譜。」

摩西想開口辯護，但走廊深處傳來彼得的驚叫聲和連續的槍聲，打斷了加伯列的無限上綱。

「操！那個死弱智！我早知會出事！」加伯烈罵道，同時命令其他兄弟去查探。

那其實是多餘的，因為數十道致命的藍光已從走廊深處直奔向他們！

「退！退！退！」加伯列第一個轉身便跑！可時同時又有人從碉堡的防爆門衝進來，兩人撞成一塊！

「神經帝國的人！」

「假政府的人！」

兩方人馬立即舉槍相向，卻忘了各自背後都有危害健康的因子存在。

教訓就是雙方也有數人同時失去性命!

加伯烈跟剛與他相撞的人交換一個眼色, 雙方立即明白對方在想什麼, 在危機中取得了共識。

新政府軍的那人立即揮手, 兩個人轉身過去守住碉堡的門, 其餘的人立即協助神聖帝國的人抵抗守衛機械人。經歷了最初的慌亂, 犧牲了數人後, 這些身經百戰的士兵都冷靜下來, 固守他們的位置, 也漸漸抵擋下來。終於在雙方難得的合力之下, 守衛機械人都被擊退。

然後, 就是毫無意外的, 不是惺惺相識, 而是立即撕破臉皮舉槍指向對方的腦袋。

「加伯列, 你們在這裡幹什麼?」為首的軍人說。

「關你屁事, 法比奧, 這裡又不是你們的地方!」加伯列回應。

「哪這又是你們的地方了嗎?」法比奧不屑的說。

「先到先得, 你不是沒有聽過吧?」

「我只知道誰的拳頭硬誰就是老大。」

這一句, 大荒地之上有九成的人都同意, 剩下的一成是無能的窩囊廢。因此, 為了讓爭執的兩方想起誰是老大, 暴風軍團的人很適時的從外放了一些子彈進去, 打得內裡的人亂跑, 又要廢好一番功夫才把人安定下來。

「這樣也不是辦法, 不如我們先聯合把外面自以為是的暴風軍團打退, 然後再談。」法比奧說。

「好主意。」加伯列點頭。

然後, 兩方頭領互看乾瞪眼。

「喂, 在這裡呆幹嘛?」加伯列開口道。

「等你們出去嘛。我們會全力掩護的。」

「主啊, 原諒這些怕死的小羔羊。」加伯列向天伸開兩臂, 一副痛心疾首的樣子:「他們竟怕得諾言也不當是一回事了。還是原來聯合的意思是我們的兄弟自己聯合自己。」

「誰忘了? 你也不是等我的人上嗎?」法比奧紅著臉說:「不如這樣, 雙方各出三人, 他們衝出去打開缺口, 然後我們再全部一湧而上。」

「就這樣吧, 原主祝福你。」

六個死士一字橫排在門前, 打算一湧而出。可是黑衣男沒有給他們機會。他手一揮, 十五件機甲, 也是一字橫排在門的另一面, 同時向碉堡扣下扳機! 只一幕彈雨就把神聖帝國和新政府軍的脆弱聯盟打散, 他們又再開始互相指責, 良久才再一次的冷靜下來。

「看來『暴風軍團』那些膽小如鼠卑鄙的傢伙似乎打算把我們封死在碉堡, 待我們和守衛機械人同歸於盡才不勞而獲。」加伯列恨恨的說。

「媽的, 懶惰的次等生物。」法比奧向地上吐口水:「這一次我是認真的, 合作吧, 找另一個出口。一個這麼大的基地不會只有一個門。」

「同意。」加伯列伸出拳頭。

法比奧也伸出拳頭相碰:「你左, 我右。頻道102.33。」

雙方也設定好, 正準備分頭時, 加伯列突然叫住了人。

「我們互換三人。」他說。

法比奧猶豫了, 但也只有百分之一秒。他點點頭, 有三個人便挺身而出。加伯列的一方亦有三人自動走出。

終於經歷了重重劫難, 大荒地上兩個水火不容的勢力展開了他們第一次的合作。

雖然, 他們之間並沒有太多信任可言。

=====

地下第五層。

AS-324正在第5-24-A路線上進行第14296748次巡邏。五十年多來, 這機械人也是風雨無改毫無怨言重覆又重覆的忠實執行指令。沒有變化、沒有懷疑、沒有煩厭、沒有罷工。

不過今天, 它竟然停在路線的終點之上, 呆呆的看著合金地版之間如髮寬的縫隙。

「為什麼每一次在這條線前就要返回?」

它想了很久, 在經歷6305次運算後, 它終於作出了決定 - 向前, 小心翼翼的, 踏出了一小步。

『叮』的一聲, 有什麼線路像是接通了。

冰冷而巨大的走廊, 整齊的管線, 抽風機沉悶的聲音, 自啟動後在此往復往復的走了51年137天21小時零23分鐘33秒, 它第一次意識到周遭熟悉而陌生的環境。

然後怎樣?

當它開啟工作清單, 想看看有什麼工作未完成, 但很遺憾的只有一樣。正當它打算向『主腦』詢問時, 命運已經有所安排。

在走廊的轉角處, 由AS-39巡邏的另一條走廊, 傳來了震天的槍聲!

同時網絡上, AS-39連線中斷!

幾乎是本能的, 它雙手急速變形, 露出手臂內藏的RPR – 2型離子炮。『主腦』亦傳來黃色等級指令, 要求AS-324前去偵察。它拐過轉角, 發現五個入侵者, 都是身裝備了『戰鬥用動力裝甲』!

一件PA-4G『側衛(政府用)』型, 一件為PA-5R『鎖子甲』型, 一件應該是PA-3『鬥士』型, 一件PA-4『側衛』型。

還有一件.....它來不及分析, 『鎖子甲』已舉起手中的狙擊槍(推測為AMR - 720 反物資狙擊槍)指向它!

->是警告行為: 25%是, 70%否, 5%其他。

->受直擊後生還機率: 2%

百分之一秒的運算, 決定了它下一秒的行動!

AS-324急忙躍回它的管轄區, 同時它的影像捕捉器勉強的捕捉到一杖口徑約20mm的子彈以八倍音速經過它剛才的所在地, 直打進牆壁之上, 接著聲音接收器才收到巨大的槍響。

『轟』!

合金所造, 約一米厚的牆壁竟然炸出了一個大洞!

AS-324雙手離子炮充能, 再一次的躍出!

巨大的爆炸聲影響了它的聲音接收器, 所以它沒有發覺躍出的同時那『鬥士』型已經趕到它的一米內, 並向它揮舞兩柄泛橙紅色的大刀! 若是常人, 這時候也只有坐以待斃。

可是AS-324是一個機械人! 它的大腦 – MC-7386型處理器已經計算出應作出的反應。相關指令化成微電流, 經由數百條電線傳送到它擬人的身體每一部份, 使喚每一個需要動的微型引擎, 把身體扭成計算中的形狀, 像是一個扯線娃娃。

它左手瞬間回復成掌型, 掌心的離子場產生器啟動, 硬生生的接下橫劈的刀! 即使有一層強力磁場相隔, 它的左手還是感到刀鋒上近千度的高溫。左手的回饋使它重新運算, 改變了右手的動作。半變形的右手又回到離子炮的狀態, 一側身閃避了直劈下來的另一柄刀, 同時離子炮開火!

『鬥士』的一柄電熱刀立即斷開兩段!

「保羅讓開!」『鬥士』身後傳來的話。

『鬥士』果斷的鬆手棄刀, 並往旁一閃, 讓路給來勢洶洶的一堆15mm子彈!

即使它的處理器反應很快, 它的機械身體的反應卻快不過子彈!

身體、大腿、手臂, 幾乎是同時的接收到被擊中的訊號, 裝甲耐久度急跌, 逼使它再一次閃回它的走廊處。聲音接收器又一次捕捉到機甲引擎接近的聲音, 它雙手離子炮立即充能指向電腦推測的地方, 開炮!

兩道藍白色的離子束燒灼合金牆壁, 熔出一個大洞, 甚至泥土亦看得見。那可不是它計算中的結果, 卻只有無奈接受。

因為, 那不明裝甲似是預知了它行動似的, 並不是橫移出轉角處, 而是開啟了噴射器在最後一刻飛向了半空! 高熱的離子束溶化了不明裝甲小腿的橙色塗料, 解放了之下的銀色本色。那已經是AS-324這一次攻擊能造成的最大傷害。

半空中的不明裝甲不忘攻擊, 手中兩柄10mm衝鋒槍吐出火舌, 而且是狠毒的指向AS-324的關指位置!

聲音接收器很不適時的又有反應, 這次是四個音源正向它接近!

-> 在支援到達前被終結的機率: 94%

令人絕望的答案。

難道要死在這裡?

『不想死不想死不想死我不想死!』

-> 解決方式: 無

『去你媽的運算! 去你媽的資料庫!』

AS-324恐懼了, 是第一次, 像人一樣的恐懼。同時, 它亦連接上主腦的資料庫, 找尋人類的解決方法。

『自爆? 不!』

『拼死反擊? 也是死!』

『裝死? 不, 我的型號沒那麼易倒下, 騙不了人。』

『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怎麼辦?』

突然, 它找到了一個勉強可行的方法。

=====

拐過那一個彎後, 麥斯他們看到了一個奇景。好比保羅跟大家說其實他一直想殺死老闆娘, 或柯士甸宣布他成為了染髮劑代言人一樣的震撼。

那新型的守衛機械人竟跪在優娜前面, 求饒!

優娜也似是很震驚, 呆呆的舉著槍不知如何是好。這可是一件超出正常知識範疇外的事。恐懼, 明顯的並不是一個理想戰士的組成完素, 自然不會在守衛機械人的程式之中。沒有恐懼, 何來求饒?

「請放過本機!」它重覆。

麥斯走到優娜身旁, 問:「發生了什麼事?」

優娜迷茫的回看他:「你問我我問誰?」

「我說, 是優娜的魅力大得連機械人也折服。」馬丁嘿嘿的笑。

保羅不屑的白他一眼。

「請放過本機! 本機已經向主機取消了警報, 沒有另外的個體會前往此地探測。」它用生硬的合成聲音說。

「你們政府的新型的機械人也太新了吧, 連求饒也懂。」麥斯苦笑看著光頭。

柯士甸皺眉看著機械人, 忽然他一面恍然的。

「是不是想到什麼了?」麥斯問。

「它, 可能產生了人工智能。」柯士甸摸摸頭說。

四個同伴臉上都露出:『你在放什麼屁?』的表情。

一群沒智識的。柯士甸沒好氣的想。

「它有自我意識。」柯士甸用最簡短的答案。

「不可能。」保羅說。

「可能, 聽那些書呆子說, 一個小小的邏輯混亂便可以了。」柯士甸說:「詳細我也不清楚。你們知道, 我只是個軍人。」

「那即是殺還不殺?」優娜開始失去耐性。

「殺!」保羅惡狠狠的說:「他媽的弄斷我的刀!」

麥斯按住他說:「你的刀斷只是時間問題。但一個有意識的機械人可是無價寶, 伊甸園的科學家會很慷慨。」

「本機可以賠一柄新的給你。本機知道武器庫的位置。」

五個人都轉個頭看著AS-324, 雙眼冒光。

9. 寶庫

寶庫! 十足的寶庫!

五人的眼睛都閃光了! 比訊號彈更光!

包括各種型號的機甲, 戰前軍隊八成的單兵武器這裡都有, 而且還是在最佳狀態! 這裡的東西總值足夠把整個天堂鎮買下, 摧毀野馬鎮, 或是武裝另一個『暴風軍團』。

麥斯, 馬丁和保羅都像個走進兒童天地的小孩子似的, 左看看右看看, 隨便拿來試用, 連自己老媽的名字也忘了。

柯士甸卻像是沒太多興趣的站在一旁看著。優娜繞了一圈, 什麼都沒有拿便跟光頭站在一旁。

「你不去看看?」優娜問。

「我嗎? 看看我身上裝備, 全都能在這裡找到, 甚至比這裡的還先進。」柯士甸攤開雙手:「你又為什麼不拿?」

優娜沒有看著他:「本小姐的裝備一向都是最好的, 也最合身的。」

柯士甸突然好奇的追蹤她視線的盡頭, 卻發現優娜已經將焦點放在別處。

「機甲呢? 也沒有興趣嗎?」

優娜微笑:「這一件可能不是最好的, 但卻是最愛的一件。」

她的手指輕輕細撫左臂上的銀色, 眼神充滿回憶。

「其實我有點好奇.....」柯士甸搔頭:「你的裝甲究竟是什麼型號? 怎麼我們查不出的?」

優娜眼睛溜溜的轉了一圈, 然後神秘的笑說:「這是一件兩年前才出世的特別版, 你們省點功夫吧。」

柯士甸雖然好奇, 但也明白她沒有說出來的意思, 所以便聳聳肩算了。不過心底仍然奇怪: 即使是民間工程司改造而來的, 情報部的人也可以猜出原來的是什麼樣子, 不至於一點頭緒也沒有。除非真的如她所說, 由民間生產的新型號。不過這不太可能, 因現在有能力設計新機甲而又可能把設計變成現實的人只有四個, 其中三個在『新政府軍』、『舊政府軍』和『神聖帝國』, 還有一個下落不明, 聽說死了許久。

就在他思考的當下, 三個大小孩都選好了自己的新玩具, 心滿意足的走向光頭和優娜。

「好了, 繼續上路。」

「這機械人又怎麼辦? 毀了嗎?」

「當然不! 那個什麼人工智能應該有很多人都有興趣。賣了它!」

「我們科學部會想要.....」

五人圍在一起議論,但AS-324已經給自己的命運作了決定。

「敢問本機能否加入你們?」

五人都看著問題的核心,臉上不缺驚訝。

AS-324以為他們不答應,再說:「本機對外面的世界很感到興趣。」

麥斯仔細的打量面前的戰鬥機械人:除了乳白色的外殼和光禿禿的頭殼外,它基本上和一個人沒有分別。身高和自己差不多,都是175cm左右。性別看不出。不過話說回來,除了有特殊功用的機械人,誰會給一塊殺人用合金設計性別?

AS-324開始依程式自我介紹起來:「本機編號AS-324。由威斯汀未來工程設計及生產。以FB-09微型核融合電池為主動力,及兩枚RB-113k充電池為後備動力,可持續六十七年。運算核心為MC-7386型處理器.....」

優娜不耐煩的打斷它:「說些主要的如武器裝備。」

「主武器為RPR-2型離子炮兩門,分別藏於兩臂之中。」AS-324伸出兩臂,一對手在眾人眼前變型,露出黑漆漆的炮口。

「M-1000軍刀。」它雙手回復原狀,拔出收藏在左腿暗格的軍刀展示。

「PP-100離子手槍。」右腿暗格的手槍。

「防衛性武器:PF-10離子場產生器。」

「以上。需要火力示範嗎?」

麥斯搖頭:「不用了。」

任何有離子兩字的武器都是致命的,這是本世紀的基本知識之一,而且一路上他們跟不少同類型機械人的戰鬥中已經體會過它們可怕戰鬥力。

有一個這樣的幫手,麥斯沒有反對的理由,特別是在這個地下基地之中。

他看向柯士甸,柯士甸點點頭說:「我要的只是任務物品。任務中其餘所得的都歸你。」

「好吧,跟來吧。」連監工也點頭,麥斯更加不能拒絕。

AS-324躬身感謝,弄得他們都不大自在的。

可是還有一個問題，它總不能這樣走在大街上吧？一個正常的機械人在天堂鎮市場可以天價出售，更何況是一部人型戰鬥力強而又有人工智能的？帶著它，跟用手推車車著一堆金磚沒有兩樣，都是招人打劫的行為。

優娜問它有沒有什麼偽裝模式，AS-324聽後便閉上眼睛，默不作聲十秒。

剛想開口問它什麼事，它已經張開眼睛說：「偽裝程式下載完成。請問想要本機偽裝成什麼？」

「你又可以偽裝成什麼？」麥斯說。

「所有性別，所有種族，所有膚色都可以模仿。而身高及體型可以做有限度的調整。」AS-324說。

馬丁不加思索的就說：「就扮成一個白人女人吧。」

「明白。」

AS-324閉上眼睛，然後變化發生了。乳白色的外殼像是變色龍一樣，開始變得有白人皮膚的顏色，體毛也生長出來。上圍則像是汽球般不斷漲大，腰腿卻在收縮，一直到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比例才停下。當AS-324張開雙眼時，它已經變成一個身材高挑，皮膚白皙，眉目如畫的性感尤物！美中不足的是頭上毛髮可以和柯士甸一比，但光頭也沒有減低它的美麗。

男人們都目瞪口呆，口水直流！不單是變化過於神奇，更重要的是因為 – 它全裸！

「本機只可以製造有限的假毛髮。如要達到100%仿真效果需要假髮一個或W系列仿真毛髮生成劑。」連聲音也變得酥媚入骨，是男人都也心猿意馬。

「快點變回原樣！」優娜卻高聲打斷他們不正經的腦活動：「立即！」

還沒有等他們抗議，AS-324已經變回原來的模樣。

「怎麼了優娜？自卑嗎？」馬丁不滿的抱怨。

「自卑你的大頭鬼！」優娜雙手叉腰：「老娘會比一個機械人差？我只是看不過你們，一個個色鬼上身的！任務什麼的全都忘了！特別是光頭！口水到流到地上了！」

「明白了，老媽。」男人們都被優娜的氣勢完全壓倒，落荒而逃。

麥斯也認真點點頭：「有關AS-324的事我們完成任務後才再談。現在該繼續上路。」

「請等一等。」AS-324說。

「怎麼了？」

「讓本機先給各位登記身份，其他守衛機械人也不會跟各位展開無謂的戰鬥。」

原來還可以這樣做。那麼剩下來的任務便簡單得多了。

又再折騰了一會, 完成登記後, 眾人正想出發, 但AS-324說了一句讓眾人煩惱的話:

「基地還有其他入侵者。」

=====

雖然這時代熱兵器的威力最強, 不過主流卻回歸冷兵器。只因為兩個原因 – 便宜, 簡單。

但可不代表冷兵器沒有威力, 特別是神聖帝國鑄造的!

摩西雙手高舉泛銀光的人高長劍, 用盡自己和機甲的氣力, 一劍把前面的守衛機械人劈成兩半! 就像數千年前跟他同名的人把大海分開一樣的氣勢! 合金什麼的, 都不是問題!

隨著兩聲硬物著地的聲音, 瑪麗亞小隊的人才有空喘一口氣。

加伯烈點算人數, 發現除了他和摩西還有一個兵士和跟新政府軍交換的人外, 原本二十人的瑪麗亞小隊都死了。這是他服務教皇的三十八年來最慘痛的損失, 不過他沒有太多感覺, 反正死的不是自己好了。

他們來到了一個裝修得相當華麗的地方。從中央的一張巨大的橡木辦公桌, 桌後一個巨型的國徽, 還有左右各一已開始腐爛的國旗, 加伯烈猜這是首相或國王的戰時辦公室。這是其中一個使他情緒保持正面的原因 – 大人物工作的地方通常也有祕密逃生通道。找到了, 他就可以逃出生天。

所以他們都打開了探測器在房間中搜索, 用不了多久便找到了鐵門大開的暗道。

四人打開電洞, 急不及待的走進去。

這是一條全用金屬建成的隧道, 沒有什麼裝飾 – 有需要要走這裡的時候相信也沒有人會有心情會仔細欣賞裝飾品吧?

隧道的盡頭是一對防爆門, 旁邊的牆上有一組身份驗證用的機器仍發出微光。他們四人都沒有去試, 因為知道一定不合。可是也沒有必要, 只為防爆門亦已被人打開。

穿過防爆門, 在他們眼前的, 是一個與世隔絕多年的巨型房間!

這裡是差不多數萬平方米的地下空間, 四周都是高上百米的金屬牆壁, 結合起來就像是一個盒子。盒子幾乎是空的, 只有在遠方的數部直昇機, 還有數個貨櫃箱。最特別的是房間正中的一個圓柱體, 被八束強光從不同角度照得奪目。而圓柱體本身也像是會發光似的, 把整個地下空間照得如同白晝。

他們步近圓柱體一看, 發現內裡的裝的竟然是一件機甲。

機甲的型號他們前所未見, 卻都看得出一定比自己身上穿的厲害百倍: 極度流線形的設計, 沒有多餘及外露的弱點; 兩隻手臂上都掛著一個六角型扁長黑色盒子, 用途不明; 整件機甲銀得可以當鏡子用, 除了左胸之上, 那裡印了舊政府的國徽。國徽之下有一排小字, 寫著:

『此乃王者之劍, 世上無甲不破』!

加伯烈心頭一震, 這一句他看過! 在一些舊報紙之上, 舊政府的國王所乘所用的戰爭機器都有的一句!

雖然在舊世界, 國王早已經沒有任何實際行政權力, 可是他卻是凝聚人民的向心力, 一國的象徵, 在任何戰爭的場合他都要帶領軍隊迎戰, 而他用的武器一直都是集所有尖端科技的大成。由一千多年前的王者之劍, 到世界末日前的製造的機甲都是。

換句話說, 在他們前面的這一件機甲可能是世界上最強的機甲! 在武力至上的時代, 有什麼比它珍貴?

『只要交給了教皇……』

想到可得到的好處, 加伯烈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機甲弄走。一念及此, 他立即拔出手槍, 轉身指向那新政府軍士兵的脖子, 用力扣下扳機!

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 那人做夢也沒有想到加伯烈說翻臉就翻臉! 加上距離太近, 在他醒悟要閃避的時候, 子彈已經穿透他脖子護甲, 血已經如泉湧! 他只有不甘心的倒地死去, 至死也想不到為什麼加伯烈突然下毒手。

摩西和小兵都呆了。過了一會摩西才說:「加伯烈! 你瘋了麼!？」

「沒有瘋, 是要升官了。」加伯烈把手槍收好:「這件機甲無論如何也要弄出去!」

他舔舔乾燥的雙唇, 想給摩西解釋他所想的。可是背後突然一鼓大力打在身上, 使他站立不穩向前重重撞在機甲的容器之上! 強大的衝擊力觸發了它的防盜系統, 刺耳的警報聲充斥整個地下空間! 但是加伯烈可沒有時間去想會有什麼後果。

「加伯烈! 我一早看穿你的心肝脾肺腎!」法比奧跟他的手下憤怒的開槍:「若不是庫史他通風報信, 你想必打算殺了他就開溜吧!」

摩西和小兵急忙的將加伯烈拉到圓柱體容器後掩護, 同時不忘還擊! 一時間, 原來平靜的地下空間變得子彈橫飛! 槍聲, 警報聲, 對罵聲此起彼落, 交織出一個吵耳的樂章。

吵耳得把一些應注意的聲音都掩蓋了。

七個在交火的人都沒有留意在他們之上的天花板打開了三個洞, 有三部與別不同的守衛機械人從中射出, 直撲向他們!

『確認入侵者, 掃除開始。』

『確認入侵者, 掃除開始。』

『確認入侵者, 掃除開始。』

10. 血戰(上)

紅、藍、黑。

獅首、鷹頭、熊臉。

三部守衛機械人的塗裝和設計都跟外面的不一樣,也大上差不多一倍。

紅色獅首左手噴出高溫烈焰,由上至下直燒加伯烈三人!

藍色鷹頭右手發射致命電漿,藍色的弧光射向法比奧和身旁一個手下!

黑色熊臉雙手力場產生器啟動,兩團困在掌心中的離子球直拍向剩下二人的天靈蓋!

『轟』!!!

身為教皇騎士團的一份子,千錘百鍊的精英階級,加伯烈和摩西都在千鈞一髮間察覺到頭上的死神,急忙往旁一躍閃開,剩下那小兵一人承受滅頂的烈焰!那小兵只來得及發出半聲慘叫,便已經成了一根焦炭!

這是什麼高溫!加伯烈和摩西看著機甲的探測數據,臉色大變。

一千度!這是探測的極限!但要把一件機甲在瞬間燒成炭,一千度還遠不夠!他們倆都汗如雨下—慢上半秒,他們會都成了燒豬!

法比奧的直覺亦救了他一命。他撲倒在地上,回頭一看,勉強可見一道藍光射進他身旁的手下的頭頂,百分之一秒後在他兩腿之間鑽出,然後直接貫穿地上的金屬板!

同時身後兩聲悶響,他轉過頭去,發現其餘兩個手下的頭都沒有了,都被捏成腦漿、血液和碎骨的混合物!

天!那眼球的角度正好對著他!死前一刻的不甘心,不明不白還有恨意依舊沒有隨靈魂消逝!

法比奧徹底的呆了。對慢慢伸向他的藍色巨掌也似是視而不見!下一秒,他下屬的命運也似是注定降臨在他身上!

『轟』的一聲,巨掌打在法比奧兩腿之間的地上,將金屬板擊穿,差不多半條手臂都沒入地上!

打偏了? 不。

摩西在刻不容緩的瞬間向法比奧的背射出工程用鋼絲, 一下把他從鬼門關拉回來!

「別發呆! 不要命嗎?」摩西向他暴喝, 把他叫醒。

同時機甲的警報響起, 法比奧立即踏下油門向後噴射而出, 剛好閃過又一個電漿彈!

另一方面, 加伯烈和摩西也因要閃避烈焰而後躍, 正好撞上法比奧。三人背靠背的站在一起, 好不容易的才穩定呼吸。而三機亦從三個方向把他們圍在中心, 一步一步的接近。

「這就是傳說中住在基地的惡魔嗎?」加伯烈眯眼盯著正面對著他的藍鷹。

「我想是了。」摩西也直視他前方的紅獅。

「我們打不過的。」法比奧驚魂未定的看著黑熊泛藍光的雙手。

「我們不會輸的。」摩西堅定的說:「我們是上帝的使者, 他們是惡魔。我們必勝。」

法比奧想笑, 卻沒有心情笑。那三個不過是造型特別的守衛機械人, 才不是惡魔。

「榮耀都歸於主!」

摩西高聲一喊, 高舉武器衝向敵人! 同時機械人亦衝向他們, 一戰不可避免!

紅獅的左手炮口指向摩西, 內裡有一鼓刺眼火焰正在醞釀! 摩西看準方向, 向紅獅的右手方向猛然加速, 趕上在它發炮的一刻衝進射擊死角! 烈焰剛好與他擦身而過, 炙熱的感覺卻仍舊能穿過鋼板直達他的皮膚, 熱辣辣的刺痛瞬間充斥全身! 但他知道現在不是去理會痛楚的時候!

摩西反手橫劈向紅獅, 那機械人右手的力場產生器作動, 輕鬆的接下他的劍。要命的左手同時指向他的頭顱, 紅光閃耀! 摩西已經不是剛結訓的新人, 無數的戰鬥經驗深種在他的身體中。在這時候他的身體已經先腦筋一步作出反應!

雙手放開長劍, 空出的右手一下子用力的推開頭上的炮管; 左手也從腰間拔出軍刺, 瞄準紅獅的下巴狠狠刺去! 那一個位置的裝甲薄弱, 而且很可能會破壞監視器的連接!

可是紅獅的反應卻是出乎他的意料! 那機械人竟然一側頭閃開兇猛的刺擊, 同時張口咬碎他的軍刺! 在他驚訝的當下紅獅一腳踢向他的肚子, 整個人跟機甲都飛出老遠!

摩西在地上滾過數圈, 好不容易才定下身子。

「果然是一隻獅子。」

他想著, 雙手拔出縛在大腿上的軍刀, 啟動噴射器再一次衝鋒!

另一邊廂, 法比奧已經和拍走他兩個部下的頭的黑熊纏鬥起來。

知道它的雙掌厲害, 法比奧便拉開距離一心跟黑熊遊鬥。沒有跑得太遠, 只剛好的在黑熊伸臂的範圍之內。它一揮掌, 法比奧退一步簡單的閃開, 同時送上數發子彈打在它的左胸前 – 大部份守衛機械人的核心所在。

但黑熊可不是傻子。MC-7586型處理器很快的推測出堅持使用相同攻擊模式的結果, 然後決定了另一套攻擊方案。

就在法比奧自以為抓住黑熊的攻擊模式而沾沾自喜時, 黑熊左手的五指合攏, 一條藍色的離子束直射向法比奧的臉! 大吃一驚的他只來得及微微側首, 讓離子束擦過他的臉, 避開了爆頭之禍。可是高熱卻在一瞬間把頭盔溶掉一半! 無人能忍受的高溫炙痛在最接近腦袋的地方對中樞神經發起了直接的進攻。在痛楚超載的情況下, 腦海的自我保護系統啟動, 法比奧在這最不該暈倒的時候失去了知覺。

然後失去了性命。

加伯烈雖然年歲漸長, 近數年平常戰鬥時都躲在別人背後, 有什麼不利就先落跑, 可是畢竟他年輕時也是靠打拼才坐上教皇騎士團的位子, 爛船也有三斤釘。

在這沒有太多掩護物的戰場, 反射神經和集中力都是測驗題目。加伯烈在最初尚可應付, 不時開槍還擊。但隨時間過去, 他的動作漸慢, 迴避的動作不再流利, 反擊亦已經消失, 身上的裝甲被擦過的離子球劃出一道道溶痕。

突然的藍鷹雙手十指都變成了槍管, 極快速的射出一陣藍色彈雨, 逼得加伯烈往旁一閃, 卻不料背上像是撞到什麼似的。

他剛轉過頭, 卻發覺眼睛似是被遮住了, 世界陷入了一片漆黑之中, 只有一點藍光在漆黑的中心。那藍光逐漸增強, 溫度也隨即升高。他在那一瞬間明白了發生什麼事。

心念一動, 強行放棄頭盔的訊息經過脖子後的神經介面傳送到機甲電腦並實行, 身體立即隨地心吸力的應召跌坐在地上, 世界也重新出現在他的眼前, 剛好趕上了頭盔在黑熊掌心汽化的畫面! 只要他慢上百分之一秒, 汽化的便會是他的頭顱!

可是, 這也不過將無可避免的推遲半秒。

一根炙熱的金屬管已經貼在他的後腦。

媽的。

「願主……」加伯烈張口。

『焦』

人聲中斷。

摩西聞聲回頭, 看見兩人的頭顱都已經不知所蹤。脖子以上, 是一縷黑煙。

這一分心, 紅獅把握機會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上。左手的炮管指向摩西的頭。

完了。我們敗了, 但不等於主敗了。終有一日, 主會派遣使者把這些惡魔搓骨揚灰!

摩西安祥的閉上雙眼, 準備回歸主的懷抱。

『砰』!!!

槍聲震動了空氣中每一粒分子!

20mm高爆彈畢直的行進路徑遇上了阻礙, 一道強大的力牆拖慢了它的腳步。不過, 強大的初速還是幫忙它脫困。子彈成功的穿越到達它的終點站, 卻已經是強弩之末。

『轟』!!!

高爆彈在紅獅的左臂上發揮了它生命中最後的光和熱。雖然沒有如預期的威力, 但仍足以使炮口嚴重偏離目標, 救下摩根。

硬骨頭, 這三塊都是。

以上一句, 是麥斯腦中第一個念頭。地上六具穿機甲的屍體更是和應了他的想法。

不過, 無論是多硬的骨頭他都不擔心。

因為他知道他和他的同伴是大荒地之上最好的傭兵!

「馬丁保羅, 黑色那一部; 柯士甸, 324, 紅色的; 優娜, 藍色的一部!」

五人一機分成三個小組, 迎向各自的目標!

11. 血戰(中)

「以前的人還真夠無聊。」

保羅只說了一句。

然後, 舉刀迎向黑熊!

黑熊亦抬手, 一道兇爆的藍光從左手噴射而出!

然而, 保羅的機甲高高躍起, 擺脫了鎖定。PA-3『鬥士』機甲在半空中劃出一條拋物線, 向著黑熊的方向落去, 雙手高舉一柄赤紅如血的刀。

「喝啊!」

電熱刀化成一道紅光, 挾著無比的氣勢直劈向下!

有什麼東西可以不被一分為二?

有什麼可以抵擋這一刀?

有! 科技的力量!

力場產生器全開!

一幅淡藍似水的薄紗從黑熊的右手展開, 輕柔的裹往烈焰似的刀刃。藍紗雖薄, 刀鋒卻怎也斬不破。

那鼓分天裂地的氣勢消弭於無形。刀, 似是保羅輕輕的放在黑熊的右手中。

這是什麼回事!?! 身經百戰如保羅也不知所措!

黑熊可不會因他不知所措而放過他, 恐怖的左手想一下子把保羅欄腰握住!

它是機械人, 不會憐憫!

兩柄重型機槍同時開火!

一陣狂風暴雨似的子彈暴烈的打在黑熊的的裝甲之上, 擦出一點點的火星, 提醒這守衛機械人對手不

只有一個!

黑熊的手卻不停, 仍捉住了保羅, 然後把他當成是石塊用力丟向馬丁!

出乎意料的一招! 不知所措的變成馬丁! 當他才想到要閃避, 兩人便已經撞個結實!

黑熊的左手又開始冒出藍光, 想來一個一石二鳥。麥斯不會讓他得逞。

『勝利』再一次開火! 直取它恐怖的左手!

黑熊的處理器卻早已預計麥斯的干預, 在他有所行動的同時提早作出了反應。輸向左手的能量緊急逆流向右手。同時右手掌心憑空形成了一塊深藍色像是一塊磚頭的力場, 伸在預計的彈道之上。

藍光併現!

號稱無堅不摧的狙擊步槍終於遇上它打不穿的東西!

子彈在藍光之中耗盡火藥賜予的初速, 20mm高爆彈頭化成黑熊掌心中無害的金屬。

不錯嘛。

但這並不會是最後一發。

麥斯手微移, 扣下扳機!

任何東西也有極限, 就看看你的極限在那裡!

右掌心! 『砰』!

左眼! 『砰』!

左小腿! 『砰』!

腹部! 『砰』!

兩秒之內, 四槍連發!

機甲強大的臂力強行吃下巨大的後坐力。即使警報之聲不絕於耳, 即使知道這對機甲和『勝利』的傷害巨大, 但不做不得。

因為房中間的機甲就是他們的任務目標! 這三部特殊的守衛機械人, 另由別的主機控制的守墓者就是在他們任務之前的最大阻礙!

黑熊雙手的力場產生器同時啟動, 先頭兩發子彈都順利擋下, 左小腿的一發只來得及勉強減速降低傷害, 但是最後的一顆成功逃脫力場的捕捉, 到達約定之地。

金屬相撞, 火花燦爛!

燦爛過後, 黑熊腹部裝甲被打掉一大片, 但沒能傷到內裡的零件。麥斯用上穿甲彈一心想把它打穿, 卻沒料到它的裝甲如此的硬, 竟然接下了! 可是衝擊力仍使黑熊暫時當機, 停在原地。

只要多一發高爆彈!

他立即指示『勝利』切換子彈, 卻被拒絕了! 兩秒四發對『勝利』的槍膛的負擔太大, 勉強下去這一支狙擊步槍也會毀了。麥斯之前設計好的程式在這一刻被機甲電腦忠實地執行, 保護了『勝利』狙擊槍, 卻也讓解決黑熊的時機稍縱即逝!

「交給我們, 你回去幫優娜。」馬丁的聲音適時的切入。麥斯知道他與保羅都是輕敵才吃了個虧, 現在已經受過教訓該不會再有大問題, 便點點頭換個對手。

紅獅亦有力量產生器, 不過對比起黑熊可以作細緻操控的功能, 它只能簡單的作一個防護網把機身都包圍。但那以經足夠將它從柯士甸和AS-324的射擊武器無效化, 迫使他們作近身攻擊。

但是一對三仍是一個不利的數字, 特別是面對兩個戰鬥高手, 還有一部有智慧的機械人。

紅獅的左手橫掃出一條火龍, 把欺近身的摩西再一次逼退。不過, 同一時間柯士甸已經握著M-1000制式軍刀繞到它的身後, 向著它後心用力刺去! 紅獅的偵測器早已經捕捉到他的行動, 及時向前傾閃開, 同時一記虎尾腳踢走柯士甸!

此時AS-324亦已提著軍刀劈向紅獅! 這一次紅獅避無可避, 只有硬吃!

電鋸型的刀刃突破力場護罩, 跟紅色的裝甲來一次親密接觸!

它最後的一道防線很好的保護了開膛之禍,但強大的衝力仍使紅獅失去平衡跌倒在地,可是這頑強的機械人並會乖乖就範。

高熱的火焰又一次在左手炮管中醞釀!

「省省吧!」

摩西舉起他的長劍,準確的刺在炮管中間!劍尖將點火裝置劃破,把燃料供應刺穿,一直到它的手肘之後破出!

柯士甸和AS-324亦舉起軍刀,直指它的胸和頭,只待刺下!

『勝利』暫時是不能用了。麥斯只有換過手槍,轉向優娜支援,也是他本來在做的東西。若非及時發現他們倆險些變成串燒,藍鷹可能已經一早就被擊破。

即使只有一個人,優娜在和藍鷹的單挑中亦不落下風。

這是近代罕見的機甲空戰,一人一機都是以運動戰為作戰方針。優娜的機甲擁有的是可能是大荒地之上最高的靈活性,而藍鷹有的是變態的速度。

用上一擊脫離戰術,藍鷹先是在遠方向目標加速,在接近的一刻攻擊。原本配合速度優勢這會是極致命的戰術,但是不幸的今天它對手是優娜。

藍鷹的移動軌跡因高速移動的關係在眼中做成了錯覺,似是在憑空之中劃出了無數藍色的直線,把尚大的空間切成碎片。而在線與線之間,一個橙色的點在遍遍起舞,完美的避免任何接觸。優娜雙手中的機槍也在劃直線,子彈沒有落空,每一顆也準確的在藍鷹身上留下傷痕。

「白痴的機械人。」優娜冷笑,機槍指向堅持使用已被看穿的藍鷹。

歷史上有太多的案件告訴我們太輕敵不是一件好事。

在優娜以為藍鷹將會又一次擦身而過時,機械人就在她之前急煞停,緊緊的捉住她的雙手!

雙腳也伸出兩柄泛寒光的利刃!下一步就是將她刺穿!

沒那麼容易!

優娜雙膝同時頂向藍鷹的腹部!衝力之大把裝甲撞得凹陷下去。換是普通人必定捂著肚子倒下。

但機械人並沒有痛覺神經,仍死死的捉住優娜雙手,亦不打算放手。同時鷹嘴亦張開,又是一個炮管在裡頭!

藍光耀眼!

「脫甲!」

不知道是誰的話,但優娜沒有細想立即放棄了雙手裝甲脫困。

幾乎是同時的,麥斯從旁攔腰撞走藍鷹,一人一機如流星般直飛向停放已久的直昇機!

撞擊聲,響徹整個空間!

兩件裝甲聯手造出的衝擊力將直昇機開膛破肚。薄薄的金屬片被撞破、撞碎。胡亂紛飛的尖銳碎片把所有在行進路上的東西一一割開。

在油箱中被困已久的燃料突然找到一個出口,都急不及待的一湧而出。

斷掉的電線正好冒著火花在搖曳,不經意的搖到燃料的逃生口前。

接下來的像是一加一般簡單和理所當然。

爆炸!

以不自然方式產生的強大光線、熱流、氣流和聲音都一下子震懾住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刮得塵埃四起。

所有目光都投向爆炸的中心,那裡有一個黑影在動。

是麥斯?還是藍鷹?

黑影以肉眼難見的速度衝出火焰。人類駕駛的『鎖子甲』是不會有如此的速度。也就是說,黑影並不是人類。

優娜的心沈了下去,雙腿一軟跪在地上。

『不可能.....你不會這麼簡單便.....』

她如此的告訴自己。

但,即使是機甲,在這一級數的爆炸之下也不太可能平安無事。她知道、馬丁知道、保羅知道、柯士甸知道,連AS-324都知道,所以他們都震驚了。

藍鷹被烤成了黑鷹, 十分狼狽, 可是卻沒有多大的傷害。

始終機械人的腦比人類多上數百倍理性, 三部守衛機械就借這一刻人們全鬆懈的一刻重新聚集在一起。令人驚奇的是它們沒有把握機會立即再攻擊, 而是都張開嘴。

獅吼、鷹啼、熊叫!

三機身上的裝甲不斷抖落, 露出了本來的型態!

紅獅四腳觸地, 口吐烈焰; 藍鷹兩手變翼, 振翅高飛; 黑熊雙爪攤開, 藍光耀目!

究竟是什麼回事!?

突然的發故太多, 人的腦袋都轉不過來, 更別論什麼反應。所以, 機械人們又再展開攻擊。

下一瞬間, 狂風暴雨!

12. 血戰 (下)

紅獅和黑熊都重新迎上剛才的目標, 戰火再燃!

再次交手, 眾人都只有一個感覺 – 脫胎換骨! 機動性, 攻擊力和防禦力都上升了不止一個檔次! 他們瞬間都陷入了苦戰!

剩下的一個守衛機械人也沒有閒著: 真正變成一隻飛鷹的藍鷹雙翅一揮, 高速的衝向優娜, 口中的離子炮再一次充能!

所有人都看得見優娜背後的死神, 偏偏就只她聽不到機甲刺耳的警報聲和別人的警告, 仍跪在地上茫然的看著前面的一團大火。所有人也想救她, 卻沒有人可以擺脫紅獅和黑熊的糾纏去救她, 只有眼睜睜的看著。

死亡, 似是無可避免。

但有一個人絕不會讓死神帶走她!

PA-5R 『鎖子甲』型動力機甲從烈火之中衝出, 直直的撞向藍鷹! 藍鷹的中央處理器已算出的最好的應對方式, 但是 『鎖子甲』的推進背包突然暴力的加速, 遠超藍鷹的預計!

『碰』!

兩件高科技武器迎頭相撞! 什麼鈦合金、輔助電腦、離子炮、『勝利』狙擊槍等等, 都在最純粹的力量之下撞成一堆無意義的廢鐵!

「不要!」

優娜痛哭尖叫。

在半秒前她才因麥斯的生還而開始高興, 在半秒後她卻再一次失去了他! 無論心理質素如何的強, 如此極端的情緒變換足以使任何人崩潰。

「喂,我才不會死得如此容易。」

一隻手輕拍優娜的後腦。她轉過頭,麥斯微笑的站在她身後。雖然有點狼狽,卻是毫髮未傷。

原來就在麥斯躍出大火的同時,他已經緊急從機甲之中彈出,與藍鷹同歸於盡的只是單純的『鎖子甲』。

優娜也不管場合,一下子用力的抱緊眼前人。

「放手!放手!現在不是時候!」

同時間,麥斯看見黑熊舉起手中離子炮指向他倆,藍光隱約!

「向左!」

基於信任,優娜毫不猶豫的向左一躍,恰恰閃過致命的離子球,但.....

「你是左右不分嗎!?!」麥斯叫到。

紅獅已張開大口,正待他們自己送上門來!

可是別人亦不會就手旁觀!

柯士甸借此刻紅獅的專注力分散,一腳飛踢向那紅色機械人。紅獅一扭腰閃過光頭的飛腿,而口中的烈焰卻也失去準頭。

「什麼左右不分?」優娜吼回去:「你說左我不就是向左嗎!?!」

「那是右!」

「是你的右!」

黑熊雙手同時釋出兩束強大的離子束橫掃,將保羅和馬丁逼退的同時也擊向麥斯和優娜!

優娜一把抱著麥斯向上跳開。然而兩部守衛機械人竟似是鐵了心的死死鎖定在他倆身上!紅獅在擺脫柯士甸的糾纏後便揮著利爪撲向身在半空的二人!

優娜冷笑,毫不留情的一腳踢向從下而上的紅獅,可她卻低估了機械人的近戰能力。紅獅不避不閃,冷靜的捉住優娜的腳向下一拉,同時另一隻手猛然揮向她和麥斯!

「放!」

麥斯只說一個字,優娜已經心神領會把他拋高,同時纖腰往後一彎,恰好避開那一勾寒光!

「給我……」

沒被捉住的右腳小腿向下伸出一柄赤紅的電熱刀!

「放手!」

優娜用力向紅獅沒防備的肚子一踏, 整柄刺刀全數沒入! 數噸重的機械人也給這一腳遠遠踢飛出去! 重得自由的她接住跌下的麥斯, 輕巧的落地。遠處吃了一腳的紅獅一翻身, 又跟追擊的柯士甸, 摩西和AS-324纏鬥起來。

另一方面, 保羅和馬丁面對黑熊霸道的離子炮打得只有招架之力, 急切需要幫忙。可是二人一機才剛好和紅獅打成平手; 失去雙手機甲的優娜根本沒法使用任何武器, 憑雙腿暗藏的電熱刀只能自保; 而沒有機甲的麥斯根本是一個拖油瓶。這樣下去, 只要保羅或馬丁其中一人失手, 脆弱的平衡便會被打破, 所有人都只有待宰的份。

但天無絕人之路。

麥斯看著房間中央的機甲『王者之劍』, 知道這是他們唯一的機會。

「柯士甸, 要啟動那機甲需要些什麼?」

「密碼。」

「告訴我。」

「你先去操縱台。」

麥斯看向優娜, 美女輕點頭, 抱起他向房間中央走去。彷彿是聽得懂他們的計劃, 黑熊再一次慷慨的噴射大量離子束逼退保羅和馬丁, 然後撲向二人; 紅獅也不再節儉, 身上所有點火口也同時吐出烈焰, 化成一團火球向二人撞去!

「拼了! 老招式!」馬丁向保羅叫道, 同時拋低沉重的一對機槍轉拿一直掛在背上的榴彈砲, 原地跳起。

保羅默默點頭, 舉起如沙窩大的拳頭, 將所有可以動用的能源都調到右臂之上, 毫不保留向馬丁揮出! 人在半空的馬丁腳踏在拳頭之上借力, 加上機甲自身的噴射器, 整個人像炮彈一樣向黑熊彈去! 強大的速度使他輕易的追上黑熊!

榴彈砲直指黑熊的後心!

「吃我一記!」扳機扣下!

馬丁特製的40mm榴彈瞬間擊發! 瞬間擊中! 瞬間爆發!

強大的爆炸力將黑熊厚重的裝甲炸出一個大洞, 也使它的飛行軌跡產生重大偏移, 重重的跌在地上!

作為代價, 馬丁機甲的右手也被爆炸力回饋, 徹底報廢!

柯士甸和摩西也不打算放任紅獅撲向麥斯和優娜, 兩人同時向紅獅射出工程用鋼纜縛住了它的雙腿。但, 渾身冒火的紅獅竟輕易把鋼纜燒斷, 繼續衝向目標!

AS –

324的噴射器亦也全開追上紅獅, 雙手拉住紅獅的雙腿, 即使手心力場產生器功率已全開仍不能完全隔絕高達千度的高溫!

-> 警告: 雙手將於三秒後溶解!

儘夠了!

AS –

324不顧爆炸的危險, 將電力輸出強行增加至120%。一瞬間使用新生的力量硬生生的將紅獅拉停, 並將它用力往外甩!

-> 警告: 雙手嚴重受損: 力場產生器故障; 生化表皮溶解, 雙手支架外露; HL142 – HR261 線路嚴重受損; 停止行動, 立即尋求技工協助。

AS – 324看著雙手, 本該沒有感情的雙眼竟出現了一絲煩惱。

多得眾人的協助, 麥斯和優娜來到了操縱台之前。它的屏幕已走到生命週期的盡頭, 但仍然盡職的履行任務。

「屏幕寫著紅-213, 那是什麼意思?」麥斯問到。

「輸入: Crystal。」柯士甸回答, 同時手中步槍不間斷的向紅獅開火壓制!

「藍-060。」依照柯士甸的話做後, 另一串指引又再彈出。

「輸入: Azure。」

「黑-329。」

「輸入: Charade。」

麥斯的雙手飛舞, 極快的將密碼輸入。電腦確認正確無誤後便不再顯示什麼了。不過機甲容器的兩旁

地下伸出了兩條柱體,上面都有著一個匙孔。

「還要一對鑰匙!」麥斯喊道。

柯士甸不答話,左手伸進大腿側的儲物箱之中拿出了麥斯要的東西,舉手就要丟給他。但紅獅竟借他這一個分神再一次擺脫糾纏,一下字將柯士甸撲倒在地上!嘴一張一合,整條左臂也都被咬斷!

「該死!」

摩西手中大劍橫揮向紅獅。它像是咬掉光頭的手臂一樣將劍輕鬆咬碎,可它的計算器可沒有料到摩西的下一步!數噸重的機甲和全開的噴射器加起來就是一道霸道的力量,將紅獅再一次撞飛。一人一機飛出老遠才落地,摩西沒有給紅獅重整的機會,硬是拉住它在地上扭打成一團!

劇痛使得柯士甸汗如雨下,幾若昏倒,但軍人的嚴格訓練使他仍保持清醒。他勉強的拾起自己握住鑰匙的斷掌,用力拋向麥斯,然後便倒在地上不省人仕。

麥斯心中默念感謝,也將其中一條鑰匙交給優娜:

「數到三便一起扭。」

優娜點頭,堅定的將鑰匙插入匙孔。

「一……」

紅獅的利爪劃過摩西胸前,血花四濺!

「二……」

黑熊一拳打在保羅的胸前,後者如斷線風箏般被打飛!

「三!」

麥斯和優娜同時扭動鑰匙!

警報聲充斥整個空間!

13. 王者之劍

隨著刺耳的警報聲，『王者之劍』的容器慢慢的打開！沒有像是電影中的蒸氣四逸，只是簡簡單單的打開了玻璃門。

銀光耀眼。

這就是我們的任務目標嗎？麥斯眯眼直視著高貴銀色的『王者之劍』，不自覺的踏進了容器。

突然，剛打開的門瞬間再次關上，把麥斯困在裡面！

優娜緊張的看著內裡的麥斯，但他冷靜的對她比個ok手勢示意沒問題。雖然她還不死心想重新打開門，可紅獅和黑熊卻同時衝向她！逼不得已，她只有暫時避開。不過兩部機械人都似是不打算放過她，如冤魂般死纏不休！

借著機甲的速度優勢，優娜尚能在圍攻之中立於不敗。但形勢已經是陷入絕對的劣勢之中，摩西和柯士甸都倒在自己的血泊之中、保羅攤在地上不知死活、AS-324和馬丁都是已經失去了大部份作戰能力，只能使用一些小口徑武器攻擊，不過是理所當然的沒有效。

即使麥斯穿上了那該死的機甲，在這兩個變態的機械人前她也看不到他們有多少機會。優娜不由得悲觀起來。

沈睡多年的『王者之劍』就在麥斯的面前。這一件集舊政府所有最尖端科技的結晶汎著耀目的銀光。流線形的機身，簡潔的設計，都使這機甲像一件藝術品多於一件武器。

但此刻麥斯沒有心情去欣賞，只以他畢生最快的速度穿上陌生的機甲。隨著一股熟悉的冰冷質感蔓延全身，整件機甲開始微微的、有規律的震動，卻沒有一般機甲引擎運轉的噪音。然後後頸突然一麻，眼前像是被簾遮住了變得一片漆黑。不過麥斯沒有慌張，反而感到高興－神經接口連接。這是高級的機甲才有的功能，能將人腦和電腦連接起來直接交流使機甲成為人體一部份，將反應時間縮短至極限。在大荒地之上有此功能的機甲不出十部，麥斯曾經的機甲『銀狼』是其中之一，也是他成為頂尖傭兵背後的祕密。

在大概一秒之後，漆黑之中出現了一點光芒。那一點光芒高速增長、成形，直到變成一個盾牌徽章才停下。盾牌之上印著三隻威風凜凜的猛獸－獅子、熊和鷹。

然後盾牌又散成無數的光點。那些光亮再次移動，重新排列成文字，文字組成句子，句子帶出資訊，告訴麥斯關於機甲的一切。

應該是孤寂太久，『王者之劍』要說的如老太婆的纏足布一樣滔滔不絕，麥斯現在卻沒有心情逐一細看。一念及此，那些句子既又像被風散般。破碎的字詞於眼前紛飛，不經意的，麥斯的目光勉強抓住找住了其中兩個，但未及看清字詞已經還原成一個光點。

然後，世界就從那一個光點重新展開！

啣、啣、啣!

左耳後的蜂鳴器盡忠職守提示敵人攻擊的方位, 優娜往右一閃, 避開了一束離子! 尖銳的警報仍殘留在左耳中, 右耳邊的蜂鳴器已急不及待的響起!

向右的慣性仍沒有完全消耗掉, 優娜就似是自已衝向紅獅的利爪! 同時左耳的警報又再一次轟鳴!

向上!

心念一動, 腦海中的想法在神經介面轉變為對機甲電腦的指令, 背部的推進器馬力全開, 及時將優娜推向半空中, 剛好閃過銳利的鋼爪! 但那不代表她可以閒下來, 因為那兩個機械人並不是那麼好打發的。

果然一轉身, 龐大的黑熊竟亦已跳到她之前! 一團藍色的電漿已在它的手中蓄勢待發!

『快躲!』

優娜如此想, 但機甲竟沒有如此做! 噴射器必須的推進劑在這最需要的一刻竟耗盡了!

『完了。』優娜閉上雙眼, 默然等待那一刻。

一道赤紅的雷射劃破空氣!

雷射炮不是離子炮。雷射炮是以光為彈藥。既然光是子彈, 初速也只有是光速。

那是一種反應再快也反應不來的子彈!

黑熊的中央處理器已經向右掌下達攻擊命令, 但在系統沒有任何異常的情況下, 那一擊並沒有擊發, 而目標也沒有毀滅。在半秒之後, 機械人才發現右手手腕不知何時已被切下!

在一瞬間電腦已運算出接下來的動作, 完好的左手向剛落地的優娜指去。

紅光再現!

另一只黑色巨掌跌在地上。失去了電力供給力場產生器再也無力困住高熱的電漿, 藍色的光球轉眼間化成無害的遊離份子, 消散在空氣中。

這下子, 黑熊和紅獅終於暫停重新審度形勢。四隻電子眼同時聚焦在汎耀目銀的機甲之上。麥斯也回看這兩部令他們吃盡苦頭的機械人, 心中在暗暗驚訝雷射武器的威力。說『勝利』狙擊槍是機甲用武

器的最強之一,但在『王者之劍』雙臂上的『鷹擊』雷射炮之前根本是不值一曬!『勝利』唯一比『鷹擊』好的也只有是在射速上的優勢 – 在發炮的同時,眼前也跳出足有三十秒的冷卻倒數!雙臂上的六角形盒子冒出的騰騰熱氣更似是向敵人公佈『此武器過熱』。

『這可不能亂用。』麥斯想到。然後,眼前空氣之中突然冒出了數個藍色的小盒子,每一個盒子上都寫著武器名字。當麥斯的目光放在叫『獅爪』的盒子之上時,它的顏色便由藍色便變了紅色。同時機甲的雙手背上各射出了三條短光束,像是X-Man中的狼人般。不過這爪卻是由雷射構成!

近身武器嗎?

正好用來試驗機能!

麥斯向黑熊一躍,所有噴射器同時作動!瞬間暴力的加速使他眼睛充血,不過他亦已來到黑熊之前!失去了最主要武器的機械人再也難耀武揚威,電腦判斷該拉開距離再用副武器攻擊。不過.....

太慢了!

『獅爪』在空氣之中留下三條紅色的流光,瞬間將黑熊的頭摧毀!另一手由上往下一揮,黑熊龐大的身軀立即分成三片,像是剪刀遇上紙張一樣,強大得連麥斯自己也意想不到!

突然背後一陣毛骨悚然之感,麥斯急轉身正好看見紅獅張開了大口,一鼓烈火狂噴而出!

『熊盾』!

麥斯向紅獅張開右手,紅光從掌心射出,於兩米前交織成一幅透明的紅色牆壁,將足以溶化裝甲的火焰輕鬆擋下!同時『鷹擊』的倒數歸零,麥斯立即將手舉向紅獅,臂上六角形盒子的前端打開,吐出一道雷射,輕鬆的將紅獅只前到後打出一個洞!處理器被打破的機械人就像是人沒有了腦袋一樣,永遠變成安全無害的東西。

變態!

只不過是短短一分鐘,之前看起來還是無敵的守衛機械人都化成廢鐵!這一巨大的反差使得麥斯有點難以置信。怪不得各方勢力都想要這一件機甲,也怪不得黑衣人會說這機甲對他來說是一個負累。

但,再強的機甲,在數百柄機槍前都只會像是紙糊一樣。那『熊盾』系統雖說可以擋下機槍子彈,但天

下沒有一樣東西是無敵。如果敵人來一個全方位打擊,『王者之劍』也只會成為一個鐵棺材。到底是什麼令這機甲如此重要? 麥斯忽然想起那兩個破碎的字詞。

搜索過機內的資料庫後,他得到了一個令人心寒的結果。

「麥斯!」

沒了威脅,也不管別人的死活,優娜不說二話緊緊的抱著麥斯。向著她一塌糊塗的哭相,一鼓暖意驅走了他的心寒。

「別哭了,我不是好好的嗎?」麥斯笑說,手輕撫她的臉。

優娜卻又突然一把推開他,轉過頭說:「我才沒有哭。」

麥斯笑了笑。她啊,還是倔強依舊,明明哭得妝也溶了還在裝。不過,不是因為這樣自己才喜歡她嗎? 想著想著,又不自覺的上前抱緊她。看著優娜又哭又笑的大花面,麥斯慢慢的,溫柔的吻向她。

「喂。」

在四唇只剩半公分的距離時,一個不識相的聲音的打斷二人。

「雖然我不喜歡當燈泡,但可否先關心一下我們? 大不了回到野馬鎮或天堂鎮我給你們開一間總統套房.....」

馬丁向二人無力的揮手。

除了柯士甸從此變了獨臂大俠、摩西胸口劃了數條傷痕有點失血過多、保羅斷了數條肋骨、馬丁亦斷了數條肋骨和右手掌少了兩隻手指、AS-

324雙手報廢(可更換)、麥斯有點灸傷和斷了一些骨頭、優娜身上大大小小十條傷痕外,一行人基本上都算是完好。在這傳說闖者必死的基地裡還他們沒人死亡已經是一種創舉,還能求什麼?

柯士甸臉上是因失血過多而產生的蒼白,但那也掩蓋不了興奮的神色:

「剩下來的就是將『王者之劍』送回總部,任務便完成了。」

「對不起,我不能這麼做。」麥斯冷冷的說。

14. 祕密

原路折返, 天將亮未亮, 一道金黃色的晨光從防爆門之中灑進基地。看著那日出的光芒, 所有人都有種仿如隔世的重生感覺。

步出去, 深深吸了口尚算新鮮的空氣, 麥斯說:「終於完了, 接下來便是.....」

「接下來便是將你身上的機甲交給我們。」

一個響亮的聲音說。同時, 二十多件泥黃色的機甲走出將他們團團圍住。

說話的是一個紅髮男人, 在他身旁是一個身穿黑衣、沒有笑容的年青人, 兩人都坐在營火旁, 像是普通的露營人士, 除了身上都穿著機甲。

「我們也不是不說道理的人, 為免你們白辛苦一場, 每人一百五十萬流斯怎麼樣?」

「對不起, 多少錢也不賣。」麥斯微笑著搖頭, 心中默數敵人的數目。

「是嗎?」紅髮男聳肩:「可惜, 看來要運動一下了。」

「可惜, 看來你要失望了, 伊雲。」

紅髮男和黑衣男都突然盯著說話的人。她的聲音他們都無比熟悉。

世界真細小。

優娜嘆一口氣, 將機甲的頭盔脫下, 露出一頭赤紅的短髮, 還有他們熟悉的臉孔, 無奈的笑著。

「妹!」

「優娜!」

稱呼同時從紅髮男和黑衣男的口中衝出, 所有暴風軍團的戰士都傻眼, 他們每一個人都有很好的理由知道優娜是誰。

優娜·克拉克, 暴風軍團主人阿歷山大·克拉克的第二個兒女, 長子伊雲·克拉克的妹妹, 尊尼、愛德華及娜奧美的姊姊。原本被軍團內部的人視為最有潛質的繼承人, 但卻在四年前, 十七歲生日的前夕離家出走, 不知所蹤。暴風軍團廣發人手四出尋找, 卻杳無音訊。有不少暴風軍團的人都以為她已經跟無數人一樣在黃沙之中成為歷史, 但今天他們才知道她仍在世上。

也不管是什麼場合，伊雲一手拋下咖啡杯直奔向優娜，一把抱住了她。

沒有人膽敢打擾兄妹重逢，但不用說話雙方都知道這次是打不起來的了。

良久兄妹才分開。伊雲看著妹妹稚氣已脫的臉，心痛的說：「我們都很想你。為什麼要離家出走？」

優娜搖搖頭說：「你也知道的……」

意識到這裡不是談家事的好環境，伊雲立即打斷她說：「沒關係，我們回家再說吧。」

優娜卻向後退一步說：「不行，我不回去。」

伊雲皺眉：「為什麼？」

「我不想。而且現在我有更重要的事去做。」優娜退到麥斯的身旁說。

看著麥斯的銀色機甲，伊雲說：「有什麼比家人重要？有事便交給小的去做。我們暴風軍團還有什麼做不到？」

優娜苦笑：「對不起，但這事太重要了，我也不可以說太多。」

「沒關係，你們在這裡交代了任務後想去那裡也可以。」

又來一道神秘人聲，眾人四處張望聲音來源，卻發覺自己不知何時已被包圍！包圍者身上都穿著跟柯士甸同形號的裝甲，一看見他們麥斯便知道來者何人。

果然，那個將任務交托給麥斯的舊政府接頭人站出來。當他看見麥斯身穿『王者之劍』機甲的時候眉頭緊緊的皺起，用低沉的聲音說：「柯士甸少尉！我不是跟你說過不要讓任何人接觸『王者之劍』嗎？」

柯士甸因失血而臉色蒼白，但他仍盡力的挺直身子說：「抱歉斯基上校，但當時情況危急，沒有別的選擇。」

「算了。」斯基上校甩手說：「麥斯·克連，伊甸園的居住權已經辦妥，立即交出『王者之劍』完成交易。」

「答案都是同一個：對不起，不可能。」麥斯搖頭，同時暗中給武器系統開始充電程序。

斯基上校眉毛一挑：「你寧可選擇要一件機甲也不回去看你媽最後一面嗎？」

麥斯再次搖頭說：「錯了，我選的是人類的未來。這機甲的份量太重，不是你們能承受的。」

「那你又能承受嗎？」斯基上校不屑冷笑。

「我不能。」麥斯盯著他一字一字的說：「但我能永遠埋葬它。」

「你敢!? 你明白這機甲代表的是什麼嗎!？」

「戰前所有祕密軍事基地的位置、所有彈道導彈的部署點、還有一個什麼『雷神之槌』的系統。加起來對你們來說可能是權力, 但對我來說是無數的骷髏頭和十字架。」麥斯的目光越來越尖銳: 「難道你想我們的後代繼續活在核彈的陰影之下嗎? 還是地球毀滅一次還不夠? 要第三、第四次?」

「那是為了我們的國家! 有了核彈, 我們便能快速的整合各勢力, 更好的安排人力資源為復興打下基礎!」斯基上校回答: 「你看看現在的大荒地, 混沌、黑暗, 人們為了一丁點資源自相殘殺, 沒有法律, 沒有道德, 那才是比核彈更可怕的东西! 核彈是我們把這一段黑暗時期縮短的最大依靠!」

麥斯語塞。的確這是他從沒有想過的。核子的力量可以摧毀一切, 但它恐怖的存在卻也可使人循規蹈矩。

看著麥斯的樣子斯基上校知道自己差不多能說服他, 但優娜突然冷冷的問:

「那麼之後呢? 如果有人真的不從有核彈的你們又如何? 給他們一個五雷轟頂嗎?」

斯基上校一呆。

「說什麼用來約束人們, 真的是有必要動用這程度的武力嗎? 到最後不也是用作開拓地盤的武器。」優娜冷笑說: 「每當有了新武器, 人類就會急不及待的用上一用。別說保證不會真的用核打擊異己的謊, 五十年前人類已經燃亮過那禁忌的核子之火, 結果我們也看到。」

麥斯笑看優娜說: 「為了未來, 這機甲不可交給別人, 即使因此我再也看不見我媽。她也不會責怪我, 她會理解的。」

「即是沒有話好說了。」斯基上校臉一沉, 用眼神示意柯士甸動手。柯士甸卻說: 「上校, 恕難從命。」

「媽的! 你想背叛公主、總統, 還有國家!? 你忘了身為軍人的使命嗎?」斯基上校指著他罵。

「也許吧。但我沒有忘記核彈怎麼將我們毀滅。」

斯基上校的臉一陣青一陣白, 終於一揮手說: 「活捉『王者之劍』, 其他人要死便給他們死!」

命令一下, 上百件漆黑色的機甲向他們一湧而上!

「喂喂, 我們可沒有表態!」伊雲大叫。

「沒辦法, 誰叫我是你妹。」優娜笑著把頭盔重新掛上。

「就只會給你哥找麻煩!」伊雲苦笑: 「有什麼打算?」

「突圍。」黑衣人看著優娜說。

優娜點點頭: 「好久不見, 林斯晨, 但我和你依然是沒有可能。」

林斯晨的眼閃過一絲難過,但很快的恢復。他還想再說話,但麥斯打斷二人說:「大敵臨前,有什麼之後再談。」

「三十對一百,有勝算嗎?」摩西憂心的說。

伊雲不屑的看著他機甲上的臂章說:「你們神聖帝國的人不行,但我們暴風軍團可不一樣。」

「全員,去掀起風暴吧!」

「遵命!」二十多個漢子齊聲回答,同時化身成一陣黃色沙暴迎向黑潮!

「老朋友,還有力再打一次嗎?」保羅抽出他的赤紅雙刀,即使每一次呼吸也痛得要命,額上汗如雨下,他卻沒有半分害怕。

「當然有!」馬丁高舉機槍說:「再比比誰殺得多!」

摩西靠向柯士甸說:「獨臂人,下不了手便躲回地堡中,沒有人會怪你的。」

「誰下不了手?誰擋在我身前的都要倒下!」柯士甸單手拿槍,對近身的一個黑色機甲毫不猶豫的扣下扳機!

伊雲和林斯晨二人如殺星般在戰場之間穿梭,殺人如斬瓜切菜。誰被他們盯上都是一個麻煩。

麥斯和優娜更是厲害,所到之處都有人失去生命!

在高處指揮的斯基上校臉色陰沉,心中暗暗咒罵自己的部下辦事不力,在幾乎是三比一的比例下竟然有崩潰的跡象。『王者之劍』絕對不可以逃掉!

「投入預備隊!」

差不多了!

麥斯張開左手,紅色的光幕將數百枚金屬小粒擋下,同時右手一揮,銳利的雷射紅光同時切開兩人,突圍的路就在眼前!

「快!這方向!」麥斯回頭大喊,突然發現地上出現了無數黑影。

震天的殺聲掩蓋了他們絕不該漏掉的聲音。數十個螺旋槳迴旋轉動震盪了空氣，產生了巨大的聲音即使數公里之外也清楚聽見，但本來已經身處風暴中的他們都聽不見。那黑壓壓的機群如烏雲般，將好不容易才出現的一絲曙光擋住。

「黑鴉直昇機，每一部可搭載三部機甲。」柯士甸疲憊的聲音：「十五部直昇機，看來老傢伙們真的非常想要『王者之劍』。」

前無去路，後有追兵。麥斯回頭看看，三十人只死剩十多人，但後方仍有差不多六十個機甲戰士，再加上前面的四十五部。除非有奇蹟，不然他們沒有機會逃脫。

只有一條路了，這機甲絕不可落入敵手。

麥斯深深吸一口氣，打開了武器清單，選擇了最禁忌的一項。

瞬間一列清單從虛空之中彈出，一連串代號和狀態出現在他的眼前。雖然有九成以上都顯示為離線，但那也不要緊，因為剩下的一成都已經足夠毀滅地球三次。

只要他一個確認，滅絕了五十年的核子之火將會在二十分鐘後於地上重現。

麥斯他掃視在戰鬥中的眾人，最後目光停在優娜的臉上。

似是知道他心中所想，優娜亦堅定的回望，微笑著點頭。

但，眼角餘光看到的一個警示改變了他的主意。

「我們都不用死了。」

麥斯笑說，在他的眼神中充滿一種叫信心的東西。

2143年4月15日，一道奇景出現在阿爾法基地的附近。

一束比太陽更光亮的藍色光束刺破了厚重的核雲，如雷神發怒。有人認為是天降神罰，有人認為是外星人入侵地球，有人認為是基地的武器爆炸。無論如何，對他們來說這一道光不過是平日沉悶生活中的一點興奮劑。

興奮平復後，一切回歸正常。生、老、病、死，沒有因那一道藍光而改變。不過，他們不知道的是，那一道藍光卻是一個大槌，重重的打在命運之上。從此，命運都偏離了預設好的軌道，向著未知奔去。

15. 尾聲

「你說的都是真嗎!? 你見過優娜!？」

『暴風軍團』的作戰指揮室內, 一向隱重的阿歷山大緊張的站起對一身狼狽的伊雲大吼, 整個房間都立即安靜下來, 所有人都看著他們的軍團長, 臉上的驚訝不言而喻。

「沒錯。她正在跟銀狼在一起。」

「為什麼你不把她拉回來!」

伊雲苦笑說:「爸.....不, 軍團長, 你也不是不知道她的脾性吧。她要走, 用機甲也拉不住。」

「也對.....也對.....」阿歷山大坐下喃喃的說:「如果是銀狼的話那傢伙的話.....」

說到銀狼, 阿歷山大突然的想起一些事似的問:「那機甲真的在銀狼手上嗎?」

伊雲點點頭。

「找他們, 立即找他們回來。」

「但.....」

「不用說什麼, 立即將他們找回來! 最優先!」

軍令一下, 停工的人們立即又像蜜蜂一樣忙起來。

=====

「你說的都是真嗎!?」

不同的地方, 近似的問題。

摩西半跪在教皇之前恭恭敬敬的說:「對。銀狼他拿走了那機甲, 而且很有可能會毀掉它。」

「那一束藍光是他的所為嗎?」

「不清楚, 但很有可能。」

「那麼, 我們在等什麼?」教皇掃視半跪在地上的眾人一眼:「立即給我在他毀了機甲前找到銀狼。」

「遵命!」

眾人急忙的從教堂之中走出。教皇轉過身對著巨大的十字架雙手互握, 低聲的說:「主, 請保佑你的僕人可盡快找到那機甲。得到它, 僕人便可以.....」

=====

「別傷心了,馬丁他不會有事的。而且,你不是整天說要和他離婚的嗎?現在可好,你可以名正言順的再找一個比他好的。」

鄰居的婆娘都圍著安娜,你一言我一語的『安慰』著她說。

「那些都不過是氣話!妳們的男人有為你去打劫銀行嗎?妳們的男人有為你去深入佈滿輻射的避難所只為了一些戰前高級化妝品嗎?妳們的男人有為你去找色狼報復而被圍毆嗎?你們告訴我,這樣的男人去那裡找?」

安娜哭成一個淚人似的,心中懊悔無比。為什麼要因那丁點錢而和他吵架?為什麼自己要說和他離婚?萬一他真的走了自己如何是好?

婆娘們聽到她的話都在想,不是想自己的老公會不會這樣做,而是她的老公是不是瘋子。

突然的開門聲打斷了婆娘們的思緒,她們看向門口,一個滿身風塵的大鬍子走進來。

「老婆,我回來了。」

安娜也不管眾目睽睽,不管一切的衝過去抱住他。

「你去了那裡!?你知不知我有多擔心你?我再也不會說離婚什麼的了!」

馬丁輕吻她的額頭,同時雙眼示意婆娘們立即滾出他的房子!

「親愛的,妳不會相信發生了什麼事。」

=====

保羅推開那熟悉的門、步進了熟悉的碎夢酒吧、坐上了熟悉的高椅、看著熟悉的老闆娘、點了杯熟悉的雞尾酒。

活著真好。保羅如此的想。

雖然這次的任務報酬全都泡湯了,但從阿爾法基地拿出來的東西賣的價錢也不錯,也足以補償一部份。

他將裝錢的布袋放在吧檯上,小聲但自豪的說:「弄破桌子的錢,全都在這裡。」

老闆娘看了一眼,說:「不用了,反正我早想丟了那桌子。」

「不.....是我弄破的,也該由我附錢。」

「我說不用,就不用。」老闆娘斬釘截鐵的說。

聽到她的話,馬丁立即將錢袋收回,比拿出來更快。

然後二人就陷入沉默。

保羅如平常一樣，一言不發的喝酒，邊默默看著老闆娘。就這樣簡簡單單的他便已經感到滿足。

但，真的是這樣嗎？

每天都像一個窩囊廢看著她，真的是他想要的嗎？擁她入懷，細說情話，這才是他想要的！

『你是為什麼要到阿爾法基地的？拿出勇氣來！保羅·柏加！』

仰頭一口氣喝光杯中物，保羅閉上眼睛，提起勇氣，大聲的說：

「嫁給我吧！我會給你幸福的！」

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保羅害羞得幾乎要躲進桌下，但他還是鼓起勇氣，偷偷的瞄了老闆娘一眼，看看反應，卻不料看見了他難以想像的景色。

那一眼，他看到了完美。

=====

這是伊甸園之外的一個小村莊，沒有特產，位置也不關鍵，平常沒有幾個外來者，但今天來了四個，很快的走了三個，剩下一個。

光頭並不罕見。

獨臂人有點罕見。

光頭的獨臂人很罕見。

柯士甸用僅剩的右手拉了拉斗篷，擋住強風、黃沙和目光，然後躲在屋簷的陰影下收藏自己。

看著小屁孩在胡鬧，柯士甸悠悠的抽了口煙，打算整個下午也是這麼過了，反正他要做的事也不多。

突然，他看見對面那隨時都會倒的牆上貼了一張新的紙。他好奇的走過去看，發現是一張通緝令。沒有誰比他更熟悉被通緝的人－柯士甸·史譚，他自己。通緝者是希望公司，他知道這是舊政府在大荒

地上的代言人。

看著名字之下的價錢, 他冷笑一聲, 心想自己一個殘廢竟也值得這麼多錢。想起自己就這樣背叛對自己
有養育之恩的舊政府, 而舊政府亦毫不留情的追殺自己, 不禁也有一點心酸和唏噓。

但, 路是自己選的, 他也不埋怨任何人。

何況, 對比之前被騙說找『王者之劍』是為了重新統一國家、阻止混亂, 現在他覺得毀滅核武的更加
有意義。最少, 未來人們打仗時不會用這些會爆出蘑菇雲的炸彈。

將通緝令放在嘴邊香煙前, 火舌從一個小角開始逐漸吞噬紙張, 一直到他的手指前才放開。

一道微風吹過, 黑色的灰燼隨風飄散, 成為黃沙的一份子。

=====

「特別新聞報導, 於本日清晨三時守衛隊回報共有三人成功闖過內城邊境。闖關者為一男二女, 都身
穿機甲。若有任何市民看見陌生人, 請立即.....」

主播的聲音從廣播中心轉化成無線電波, 在遊歷大半個伊甸園內城後終於被一個在國家醫院病床邊的
收音機接收, 內裡的機件將電波還原成音波, 主播甜美的聲音在不大的病房中迴盪。

在窗邊的一個床位上, 一個臉色蒼白的婦人看著灰色的天空呆呆出神。在她身旁的中年男子默不作聲,
只溫柔的看著她, 手輕掃她已不再如絲柔, 但仍是 he 最愛的的長髮。

「老伴, 在想什麼?」中年男子說。

「『為什麼天空總是灰撲撲的?』」婦人模仿小孩子的語氣:「麥斯每看見天空便會問。」

「『只為以前的人愛打仗, 亂丟炸彈把天空炸得灰了』。」中年男子笑笑:「你總會如此回答。」

「你猜我們的兒子現在活得好不好?」婦人看著他的丈夫問。

中年男子點點頭:「一定很好。他有的是我的勇氣, 妳的智慧。智勇雙全, 會有什麼不好? 說不定他已
經在其他勢力混上一個頭目了。」

「呵呵, 又再自吹自擂。」婦人輕笑:「我也只求他在外面平平安安的生活便足夠了。」

「請問一下, 沙德娜·克連的病房在那兒?」

護士看著眼前手拿一大束花的陌生男人答:「前面轉左, 直走第七間房便到了。」

「謝謝。」

站在病房的門前, 麥斯敲門的手竟停在半空。不知為何, 一陣沒由來的害怕使他膽怯, 像是小孩要將滿是零分的成績單交給父母一樣害怕。

優娜的手輕放在他的肩上, 問: 「怎麼了?」

麥斯搖搖頭說: 「不知道.....我當初就這樣跑了, 留下一屁股的麻煩給他們。我.....不知道如何面對他們。」

優娜微笑, 代替他用力的敲門: 「想也沒有用, 進了去便自然知道如何面對。」

然後用力的將他推進去!

麥斯跌跌走走幾步, 剛好停在床邊, 心中責怪優娜為何如此用力, 同時也擠出了一個緊張的笑容, 對驚訝的二老說:

「爸, 媽, 是我。」

「麥斯!」

久別重逢, 一家三口緊緊的抱在一起, 良久才分開。沙德娜·克連將兒子拉近說: 「過來, 讓我好好的看一看你。為什麼你會在這裡的?」

麥斯還在想怎麼解釋自己強闖進來, 優娜已幫他回答: 「麥斯他聽說他媽媽身體抱恙, 便不惜代價的趕回來了。」

凱文·克連看著兩位跟他兒子進來的美女問: 「兩位是.....」

「她們是我的朋友。紅頭髮的是優娜, 金髮的是.....阿詩。」麥斯介紹到。那個阿詩其實就是在擬人的AS-324。

「我們也不打擾你們重逢了。」看著抱成一團的三人, 優娜微笑著關上了門。

門才合上, 凱文便輕敲他兒子的頭說: 「臭小子, 現在可威風了, 竟然一腳踏兩船?」

「才沒有。」麥斯摸摸頭說: 「我可是遺傳了你們的忠貞。」

「那麼, 是哪一個?」沙德娜笑問。

哪一個? 根本就只有那一個。麥斯笑著, 甜甜的笑著。

「阿.....詩?」門外的AS-324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剛剛麥斯這麼稱呼它?

「別太在意, 那不過是一個稱呼。」優娜看著頭頂正隱隱冒煙的機械人, 趕在它CPU過熱前給它答案。

「原來如此。」機械人點點頭,這是一個新學來的動作。

一人一機無話的站在房門兩旁。

「你之後有什麼目標?」突然,優娜打破沉默問。

「目標?」

「對。」

「本機目前沒有任何工作安排。」

「不不不。」優娜揮手搖頭:「不是別人安排,而是你自己想做什麼?」

這又再考驗AS-

324的處理能力。雖說有一種叫『慾望』的東西指引自己去探索基地外的世界,但仔細的,自己要做些什麼?無止境的遊盪也可算是探索外界,但結果是什麼也得不到。

想著想著,一個似是要出院的人在面前走過,臉上的笑容被電子眼捕捉。在15.2米外的房間傳出的哭聲被記錄下來。一個念頭同時一閃而過。

「感情。」AS-324認真的看著優娜:「本機要學習感情。」

優娜點點頭,向AS-324伸出手:「那可不容易,但努力吧,阿詩。」

看著她的手呆了一呆,但機械人很快的反應過來,握住優娜的手。

「本機會努力的。」

「說『我』。」

「我會努力的。」AS-324,不,阿詩修正,同時擠出一個極不自然的機械化笑容,引得優娜大笑。

任何事情有開始,也會有結束。

「時候差不多,我要走了。」麥斯站起來說。

「你.....又要走了嗎?」沙德娜皺眉。天下間大多數父母也不想骨肉分離。

「對.....我也想留,但不可以。」麥斯無奈的笑:「在外面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在等待我去做,我非去不可。」

聽出他語氣中的堅決,知道了挽留也沒有用,凱文只有嘆氣:「一切小心。」

「再見，爸爸。再見，媽媽。」麥斯深深的看了父母一眼後便果斷的轉過頭，走向門口。

「你再會回來嗎？」

腳步停頓。

「我一定會，你們等我。」

開門，步出，關門。

沙德娜幽幽的嘆一口氣，說：「我們的兒子長大了呢。」

「對，由小屁孩變成一個男人呢。」凱文緊緊捉住她的手。

步出醫院，麥斯閉起雙眼，仰頭深深的吸氣，壓下了眼眶中溫熱的液體。

優娜什麼也沒說，只是輕輕的摟住他。在這一刻，什麼說話也沒有用，只有靜靜的在他身旁給他溫暖便已足夠。

「我們走。」麥斯輕輕的說：「『王者之劍』的資料顯示，仍然有不少核武器庫藏在大荒地之上。它們都不可以落入任何人手中，必需要銷毀。」

「你說去那裡，我便跟你去到那裡。」優娜在他耳邊回答。去那裡，去做什麼，對她說也是沒有關係，她要的只是伴在麥斯身旁，僅此而已。

「其實你不用去的，有了那機甲，我自己一人也可以。」麥斯雖感動，但搖頭說。

「說什麼傻話？」優娜雙手叉眼盯著他說：「多一人別多一分力量。而且沒有了我你什麼也不是。」

「我不想你再身陷險境。那些基地有什麼也是一個未知，我不可能時時刻刻保護妳。」麥斯仍舊搖頭。

「誰要你保護？本小姐才不要像公主一樣被保護。」優娜盯著他說：「我看好你的背，你也看好我的背。只要我們一起，沒有什麼不會在我們面前倒下。」

斬釘截鐵。

麥斯無奈的嘆氣。一旦她下定決心，即使以音速逃跑她也會以音速纏住你，即使你要去的是刀山火海她也義無反顧。

不過這才是她嘛。

麥斯突然的開步走。

「所以？」優娜急忙的跟上。

「還有什麼所以? 我們將會很忙。」麥斯裝嚴肅的說:「我們要去拯救地球!怕便不要來。」

說完,自己也忍俊不禁。

「誰怕誰?」優娜纏住他的手:「去便去!」

兩個人,還有一個機械人消失在夜色之中。他們的消失,卻泛起無數漣漪。

在那一刻起,一場新的爭奪戰在各勢力間醞釀。

在那一刻起,一場新的腥風血雨正待展開。

在那一刻起,一個新的傳奇開始萌芽。

在那一刻起,大荒地的故事揭開了新的一頁!

『完』